



穀堂遺藁抄

一

卷081

天保甲辰九月刻

穀堂呈遺稿抄

清風堂藏版

穀堂詩文鈔序

穀堂先生天資穎敏咳唾成章
 頃刻成篇數百千言五步以登之捷不
 過斯人翁然稱之曰先生海內詩
 家也錫心而獨授鯨鯨而春籠報素
 澆之善年侵入韓蘊之室則其味之
 嗟矣田先生尚今文宗也克九經之



與涉云一丈之浩瀚，學林之深遠，或
庠之森蔚，蓋而有之，則世崇仰之曰
先生者，世碩儒也。詩氣文宗，碩儒之
名彰，而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者，不可
克也。爾嶽之為山也，望之晴，望如畫，
有時積翠欲滴，朝曦照，則閃爍騰輝，
蒼煙凝而點黛，香素而爾嶽之告白

目果安在也。挂海之水，天色晏，則
微波不動，乎帆如孩，千島沫峙，澄雅
之士，莫不欣愛。風怒而打，則浩濤振，
學聲如雷吼，舟子候父，神憐而膽慄，
而播海壯觀之妙，未始存乎此也。富
嶽在萬山中，岩嶠特秀，無倫以者，是
為嶽之真面目也。挂海之水，容納百

川吐言日在為不見其際者是播涉
壯觀之妙也先生行於人之才括是
世之業該見迴出羣儒之表治冠
廟於人無不包涵內之所存如
充祗然後暢乎外故吐而為詩則
錫耀目發之于文則如我風翔
未始句栒字鍊而自能若此其
打學

也亦然夫物有源有本探其源則
自明得本則枝葉自舉先生之才
之德之美如流而知之既多端而
莫近且切於文詩克明先生之雅
則然詩之云云固可以見先生才
秀采生先生之藉藟則觀文之
尤可以識先生治之欲先生之

高且大，正不必外求。文詩而能求也，世人未能洞照先生之肉美，而欲特在文詩上推測，宜乎其不能盡先生也。甲辰之秋，從子元載將合先生浩書文鈔、冬鵲堂詩鈔而編梓，燧累序其詩鈔，而文鈔則未也。故元載更屬身之半燧，以角東武，而先生為

西紀，素以閑然風焉不及，而中肯先生東游，或征役前後得合葬者，三十載，考經史，文史，庶幾不鈔，雖名為不季，而思吾文師，願以燧薰香，以久而其於先生，固不負求之詞藻，以末雖以燧棲昧，而然亦先生之才，以實有不易荒泐者焉。抑羔鉅者，其聲宏

質粹者其光輝先生既沒素斗之望
益重人多能先生遺集於茲才德者
猶恐世之庸衆未能諦悉先生之全
故仿論以詔世之讀妙編者

天保甲辰壯月 古賀堤將軍書



序 

初送之入關左未及旣旅服以文為
贄渴先生於清風樓上先生欣然掃
榻喚酒之間授筆贊之曰於我有光
者此文耳送時竊謂先生清望高於
一世么麼之文何為有光於先生不
幾於戲謔者虐耶既而惕然自咎曰

是蓋大匠之無棄材也。非先生孰能
了人於一杯酒者。是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先生之授上游才人。文士之
持謁及門者。不知幾而先生迎而引
之。引而見之。一技之長。必收之。隻辭
之美。必錄之。揄揚之。獎借之。薦之於
人。而贊之於世。懂之為以不及為恐。

宜乎學者翕然宗之。俊才髦士麟次
麇聚。門下之盛。茂以尚也。抑才之可
憐。則然矣。予可憎亦莫甚於才。為有
靡辭硬語。新音相軋。而不自已者。為
有強學泛覽。汗漫自恣。而無所歸者。
為有大言囂氣。盤礴不羈。而不可制
者。為如此而不知所以裁之。耶。門下

之盛反為無用長物之淵藪矣而先生抑其過而掖之不及教之舞之以盡其才變成魁然蔚然之文不以其可憎者為怪而為憐此先生之文在人而不亡者非耶然而先生之即世一時俊髦相踵淪謝之幸而未死者頑然僕遯逸輩一之而止耳安為先

生之文在人而不亡哉竊見佐嘉侯尊儒術之教法恢張先世泰國公之遺績文風汎々烜赫於西海之表方今列國未聞有此文明也雖固出於侯天資美特之所致亦未必不由先生輔導啓沃以成之也則所謂先生之文在人而不亡者在于茲侯先

生襟度閑豁不設防矜與之遊猶御
快風而行空際浩然置人於清曠之
域其溢為詞章英光傑氣所向無前
雖或出于腕口肆筆之舒恢奇雄放
天機間發未嘗不徹之可誦也甚哉
才之文也之成文者非此文乎之憐
才者非此才乎猗與偉矣屬者令嗣

元載刻其遺文命送序之嗚呼先生
之文在人也久矣而今命之不文如
送者無乃使于文之在人者不信于
世乎顧邇自旅服以文渴於函閭相
從十餘歲矣觀感之源或有世不及
知者遂序以鳴之私豈敢曰不負先
生之兩贖哉

天保十五年龍集甲辰九月中浣

丹後野田送撰并書



穀堂遺稿抄目錄

潛窩文草卷一

書

擬與留學生仲麻呂書

與檉字林公書

與神戶侯書

復伺菴書

與井南涯書

復豐后中島子玉書

與松田文學書

與永山二水書

答琴峽公子書

與息焉大夫書

與黃泉和尚書

卷二

序

奉送 恩公閣下序

奉賀鷹山公七十序

送東園侯序

送洪弟使小倉序

卷三

記

送棣芳東游序

送石川木蘭序

送人游松島序

送羽倉君之任中泉序

送松本魯堂序

送牟晉卿序

清音公子遺稿序

疏導要書序

明心樓記

萬餘卷樓記

明善堂記

泛菴記

憂玉亭記

邀月亭記

抑齋記

清風樓記

浮翠樓記

觀海記

芝庭記

昆平山莊諸記

彥岳行役雜記

卷四

論墓誌銘祭文

王安石論

始皇論

諫論

中村助教墓誌銘

祭賴子成文

卷五

雜著

讀二十二史劄記

讀侗菴續新論

讀戴氏叢書

題僧大舍所藏賴子成耶馬溪圖

題金井莎村吞山樓畫帖

題柳淇園畫

劉仲安河上謫居詩卷後

東都百詠後

書大石良雄夫妻手簡后

自覺談題辭

先君子三集跋

松響閣筆話跋

侄增元服贈言

經會引

紙鳶說

原名

雲喻

偶筆一則

琴鶴堂詩鈔卷一

賦

夢昌平賦

金錢花賦

傲九歌

五言古

憶昔游

登權現山

踰冷水嶺

為仙臺大槻國手題桐

隱公子所畫濠園八彥圖

舟過播洋

勤有亭詩恭次先尊詩

韻

北山多佳勝墨客法侶

往往而有予將結社設會出王游衍而韁鎖未脫悵悒久之暇日聊摛鄙藻以貽山

中同志

芭蕉

題羽州象瀉圖

天保甲午祗役崎陽有

賦

七言古

書西歸途中事寄東武諸友

得侗菴書答以詩 曹操橫槊賦詩

魯西亞使者

送洪弟晦卿于役浪華

古擣布石臼歌應白藤鈴木君需

贈備中管茶山先生

送草棟芳東上時棟芳將從家君赴對州觀

聘韓之儀
磊塊歌贈井君孚

夢遊松島歌寄仙台古梁禪師兼賂大槻志

村二文學
酬賴春水先生見寄兼

簡春風杏坪二前輩

漏屋歎傲某體
贈石舜臣

爲北筑山人題獅子圖

東奧岡巖山寄其新著青葱編賦謝

卷二

五言律

贈先鋒將軍歌
狗日拜年歸後有賦

題灞橋跨驢圖
讀岳武穆傳

書近況寄封內同志

賦得衣冠起暮鐘
曉行

贈中村士德
送僧一能

春夜
觀獵

深宮怨
將家怨

海上怨
農家怨

自相

地球

醉吟二首

游北山得奇蟠根

題藤房遁世圖

閨怨

欲出遇雨

河上納涼

明善堂發會時將有東宮入藩之事

春雪

水上梅影

醉六堂醉別

壬辰除夜

春抄游靜古館

雁字

癸巳元日

農務村村急

五言排律

賦得春色滿皇州
賦得綠篠媚清漣

寄祭酒林公
賦得蟻穿九曲珠

賦得濯足萬里流
甲午馬日對梅有賦

借書
澹雅亭送原田生東游

兼寄東都同志得啣字

七言律

秋懷八首
病懷八首

贈僧良愚
蔡琰別子

贈詮維鷹
寄長崎檜林公極

示洪弟晉城
寄題東都復原樓

寄清鑿胡兆新

閑居

聞家君藏書盈萬喜賦

奉寄荻戾

夏山欲滴

琴形硯爲堤氏

宗智寺此

藩祖廟祐

所在

賀賜金堂落成

寄賴子成

山寺

舟中

古戰場

早朝

莅學特命士德講經詩

以賀之

雜感三首

梅岬樓

聞江都災二首

醉歸

擬寄畱學生晁衡

寄題白河藩吉村大夫別莊

家君自對州聘韓之役過我肥展墓及其東

歸奉送到田城驛奉別時南筑安元樺島

二子亦送行在此悵然有賦恭用家君詩

礎于時辛未七月廿八日

寄懷大田南畝

寄僧古梁

寄大槻子繩

寄履軒幽人

聞議禦狄愼焉有述二首

朝陽病居詩以問之

半舫亭集

卷三

五言絕句

御調阪夜雨

青宮

野馬圖

題耕織圖

御溝新柳

知足菴雜咏二首

前川

近寺

江中對月

失題

靜古館

此中佳樓

蘿月徑

白雲扉

黑墳原

雙峯

玉水簾

嘉樹林

病餘韻語三十首

七言絕句

洲白蘆花吐

題明人清明上河圖

人有談大村兩書生如北筑將謁龜井南冥

聞其發狂不覩而歸戲賦

雪意

游河上

尚素堂

送月塘

偶題

莊子化蝶圖

題諸葛函山富岳圖

題草珮川登對州有明山圖

聞牟晉卿游名山有贈

豐王按摩圖
東坡赤壁圖

寄廣殿峰
雜咏二首

殘菊
彈琴

插花
煎茶

題玉蘊畫牡丹寄賴山陽

浪華與確齋夢岳游浮瀨樓

題雲龍圖
賀正途中作

為冠山侯題女公子遺艸二首

春宮怨
捫天巢

和栗翁自咏韵
題詩佛玉池亭

觀劇
哭倉柏卿

畫梅
花濃春寺靜

聞人談富岳
秋晴

醉歸
題南湖山人圖

秋江夜泛
祖逖擊楫圖

竹花生攜酒與花至

半面美人
陶淵明

山靜如太古

新年偶題

賣花翁

小洞天卽事

題浴沂圖

不出院僧

新嫁娘

清曉卷簾

醉僧

村醉

聽隣人理箏

送人游蝦夷

楊貴妃圖

酬石醒齋見寄二首

游大興寺

收柑

刈蕎麥

春宵有思

送石梅師

冬山

大雪中從 駕獵大蛇溪上

春川釣魚

蘆花被

先君子歿後 欲不朽全集而簡帙重大

不能速營辦加以散佚頗多比年宦跡東

西不遑校訂且收拾荏苒歷七年之久竊

悚然於心矣今茲始取其晚年所自選潛

窩文章琴鶴堂詩抄而公于世聊洩追慕

之懷故書名皆仍舊不敢改而冠以穀堂

遺稿抄若夫續刻全集則猶俟乎異日焉

天保壬寅九月不肖 坤 謹識

潛窩文草卷一

穀堂古賀燾溥卿著

男

坤元載校

書

擬與留學生仲麻呂書

仲麻呂足下、無恙、溟渤萬里、鼉作鯨吞、鱗信寥濶、孰
訴寸衷、竊聞足下留學之久、芳譽四馳、唐朝天子、多
其才能、特拜秘書監、以異域之人、驟擢清要、實曠代
之所未覩、主上聞之、抵掌咨嗟、滿朝薦紳大夫、
以至鄉黨朋友、亦莫不動色豔異、是足下非獨榮其
身、足以華我、大東誓古之力、何待揄揚、雖然僕區

區之婆心竊有所陳願足下聽而裁其可否夫狐歿而丘首不忘本也況於讀聖賢之書而講仁義者乎夫西那之大文物之盛域中之所未有儒生文人之所竭蹶而奔赴況於天子親試其才公卿百執事與其周旋而推轂之乎足下之樂焉而忘歸固其宜也然而仕而受祿不歸本朝恐悖不事二君之義親戚鵠望朋友企予而愬然不省又違不遺故舊之教夫畱學之命本出於主上之特旨豐其資斧寬其期程將收以供廊廟之用其恩至渥矣故自足下之一髮一指一衣一食舉皆君上之物而不可有所私

安得狃乎宴安遷乎異物以俄忘其所天乎哉側聞唐朝天子穎異非常初政清明倚任姚宋開元之治不讓貞觀朝廷之上群賢茅茹燕許之大手筆李杜之詩才其他以材藝顯者焱飛景附先兒雲煜其間傳播四裔及其晚年倦勤荒色姦相枋國艷妻牝晨胡兒跳梁直言路塞將士解體熟察人事遙揣時勢庸詎識不有異日北邊之鼓鼙動地而來乘輿蒙塵百僚嬰禍者乎當此時足下走乎萬國戎馬百無一生畱乎降賊稱臣生不若歿進退維谷可醜可惡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待終日足下盍深思乎我礮礮之

邦

天統綿綿，神道御國，朝野晏然，無狗吠之警。

主上仁聖，覃思文雅，選舉之格，詩歌之賞，詔令淑懿，夙邁前古，又能側席渴賢，不厭吐握，是在足下，方鴻漸羽儀之秋，而況芳野之嶺，花堆白雲，三笠之山，月挂玉鏡，皆若以待足下之詩之歌之者，段而雖有慈恩浮圖之遊，長安酒肆之倡，既非吾土，臭味不同，足下安能忍以此易彼哉？嗚呼！朋友之義，不可緘默，情思之殷，深於海水，臨風裁寄，鬱悒曷勝，唯速回首，以報去畱，不一。

與檀宇林公書

往日谷墅之游，燾爲冠山老疾所從，與而不由，紹介突如來如，然公欣然延之，坐之侯伯之間，如澗之酒，如坻之穀，加以溪山之幽，談論之快，故莽蒼之地，數刺之頃，而頓忘其在豪華之上，與三千里外之異鄉，是公之大賚也。辱陪之後，直擬趨謝，而蝟冗未果，六閑堂詩，當登卽製呈，而遷延未成，懦弱之罪，幸涵恕，燾以先人之故義，當屢踵門，墻候興居，而禽鹿之性，強加冠裳，欲逃不可，狗俗亦不能，而顧視彼連屍樹頭，婆娑權門，仰鼻息作活者，始不可堪，竊謂人莫才於在東都者也，又莫俗於在東都者也，其耽典墳

者多學齊人之乞墦其稱恬退者潛趨仕宦之捷徑其鑽之也深其飮之也巧試使高舉遠引之士袖手旁觀則醜態驚目臭氣中顙將號號然走而避之燾也非故爲簡傲而敢附高遠之流也平生冗與懶并加之以僻性不能自強姑從吾所好耳燾聞名閥之家爲之子孫者有極易而極難者矣何則奕世聲望漸被遐邇人人不能不推重是其極易者也祖先之豐功偉烈赫赫乎在人耳目其似續者人人莫不想聞其風采是其極難者也公生于胄監之世家巋然爲儒林棟梁其極難者莫過焉方今大人先生中興

之業炫目驚耳而公適當其堂構是極難中之又極難焉者且握天下之文柄而備朝庭之顧問地重職要孰加焉夫以公之才力斯數者何所不辨而燾不顧其猥賤敢陳之於左右者誠以前之所謂醜臭之徒緘口屏氣不敢言而雖淺陋若燾者亦在想聞風采之列也往日語及公鄴架之藏幸賜借觀則是以明燭之末照惠鮮貧女也敢布腹心時維清和文況迪康猶幸自重以副翹望不乙

與神戶侯書

昨忝寵招垂青篤摯三爵之後豪談泉湧而君侯欣

然莫逆如孟嘗之於馮驩何其風流醞藉乃爾竊視君侯於時俗滔滔之中能好學下士躬吐握之勞可謂兔角龜毛而猗蘭賢侯之流芳遺馨復秘醇乎今日也但君侯謬聽以爲可取則慙負之甚不敢當其或自隗始者則燾雖駑下猶將勉強應命燾以俗吏兼狂生無學無行唯有一具傲骨磨磷未盡與世枘鑿不相容每鄙彼大人君子如鬼如帝以勢凌人者與彼有所抱負而嘒嘒趑趄以鑽求之者以爲不抵一文錢矣若南郭一文人未必知道然風裁高遠非有求於世者而猗蘭賢侯以參政之尊無所挾持獨

結布衣之交使百歲之下咨嗟嘆艷不能自已無寧茲當元祿享保之間若方技倡優婦女僮豎之流往往有節義忠信以自著見比之今日之滔滔不返唯利是視者其相距奚啻霄壤故願君侯以德門盛事施之於今日變如鬼如帝之習而爲吐哺握髮之風革躡嚟次且之人而爲節義忠信之士則君侯之功不在撥亂反正之下銘諸彝鼎播諸歌頌可也妄言至此幸恕其狂態寒氣料峭想台侯萬福珍攝是專不宣

復伺庵書

日承教墨，盥漱圭誦，欣審體履，勝常奉職，匪懈振鐸之業，疊疊乎其盛也。敬賀敬賀，家大人對州之行，尊侯萬福。前月九日，達漢津，呼子浦，及洪弟趨謁小倉等事，計已登徹，爾後絕不聞動靜，想應已航海至對。鄙信兩次，頃囑小倉石昌輔往對州，不知能至與否。肥對西隅，頓成胡越，瞻望不及，中心維傷。對信今應達東都，備悉尊況，不勝企望。所貶示庚午文稿，無慮若干篇，伏讀三日卒業，而興東向拜曰：盛哉乎，是守成之業，劉家之大福，蓋未艾也。昔在芒碭龍種，勃興創業，艱難以爲可繼，我家大人以之，厥父蕃厥子，乃

播而穫之，曄卿以之，夫文武之有成康也，漢祖之有文景也，孔氏之有子思也，班馬之有談遷，彪固也，雖擬倫不等，而其創而守之者一也。故非獨王霸之業爲然，至於文學之事，最有甚焉。徵諸往昔，可知也。前此三四年，我覩曄卿之所爲業，春葩摛艷，秋蘭流馥，彫章縟采，星陳波涌，摩屈宋之壘，而窺揚馬之墻，掇秦漢之雋，而邁齊梁之綺，美哉乎其文，蓋才子之文也。又一二年，睹其所爲業，龍詭鵬運，神剗鬼鏤，落想乎天外，獵精乎域表，行文之妙，匪夷所思，至於其策事變論理勢，則曜藻驚思，所向無前，可謂摩董賈之

壘而登歐蘇之堂也。美哉乎其文，蓋俊傑之文也。今及覩庚午稿，則辭氣渾涵而無輕浮之態，援證精確而無生疎之患，博而不放，閎而能深，美哉乎其文。蓋醇儒之文也。自非學益殖而才益老者，何以至此乎。夫曄卿年僅二十有四，我覩其文，三四年間而凡三變焉。自是而往，至於壯強，至耆老，其益進而益變，蓋不可禦。此非我私於曄卿之言也。唯鄂不之情，或未免乎受疑者，要當以將來定其論已耳。雖然，我所望於曄卿者，不特止於是也。今曄卿衣錦尚綢，退然自損，謹奉趨庭之訓，而痛抑奔競之風，此盛德之事，宜

爲人師表者也。然竊伏海瀕，歷觀時事，自非大有力者，有未必能辨。目今之事者焉。故願曄卿奮然自任，不敢一意退損也。夫天下之事，至衆也。請先論乎文。夫惺羅尚矣，元享而還，歷新室伊物諸子，而其文丕變。方今奎運之昌，芴礪翕赫乎東都之間，夫人奉唐宋以爲功，令繩正綱密，矩矱森如，加以載籍之富，窮搜之勤，涵蓄大而材用夥，考訂審而辨駁精，以彼其學之勤，宜若超乘乎古之作者，而無之難者，然也。乃今承來喻，殊乏其人。僕竊惑焉，豈學制謹嚴，而其循守者，或齷齪不足倚其有才焉者，或放于繩墨之外。

所以乏其人耶。且古者無多載籍，而其文若彼。都下
舶來之書，新鐫之籍，不勝其多。而其文如此，豈非坐
不善讀書而致然耶。竊謂人莫幸於多書，亦莫不幸
於多書。嘗讀清人著作，往往傷於多而不能精。況其
下焉者乎。夫源濬而流長，本培而末昌。如是乎則多
多益辨，否則未有不爲多所傷者也。夫藩國之有學，
奚足言。兼收并蓄天下之士，而陶鑄之，俾各有所成，
是司天下之教者之任也。且也閣老參政濟濟向學，
胄監有人，文教斯舉，乃隆右文之化。昌經世之學，河
潤沮洳，被及遐僻，如此乎文章一技不足復道，而能

身任之者，非我擘卿將孰望乎。斯二端者，僕之所
望於擘卿。而且質疑者，幸吐露底蘊，不吝垂示。僕自
幼儻蕩，粒鹵不能力學，及稍長，輒嬰疾十餘年，晨昏
百毒不安，眠食摧殘之餘，舊業瓦解，上之貽高堂之
憂，孤報國之念，下之不能撫至親，庇寒族，塊然舊廬，
咄咄書怪，唯以自咎而已。古人曰：人生事業正在二
十三十時，然至三十氣力已衰。唐文皇年十八，乃興
兵討賊，如本朝源義經，上杉謙信之流，其成大功，
皆在弱齡，歿中求生，勇往力前，以天下之事自任，則
中才以上，獨何不可爲之有。乃至殘年老生，而習佔

畢業帖括甘白首於太宗之長策者不亦大可哀也哉僕五六年來鬢髮變素者數十百莖齒牙搖痛豁其五六意思惛惛肝肺勞鬱臨風畏寒對食畏傷儼然如六七十人近來斷一切酒肉有時熊經烏伸劬養生家之爲稍稍覺有效然年過三十猶若而人也縱使復常亦不過於守舊廬保殘生爲村里之一潛夫而已耳非敢自棄也亦敘其近況爾昔者劉家伯仲碌碌無聞而卒成大業此我家故事擘卿勉之曩者奉浼數項統荷周旋有投未報感愧無量更煩寄題草堂之什慙思諸名勝併此辱貺感感節維半夏

霖未止惟珍攝以稱同胞之思恐悚不次

與井南涯書

自足下之東矣同社唯士德時過從爲文字飲猶且仍舊多累動輒咫尺千里若僕則累上架累向來志氣銷耗盡矣比之足下今日奚翅相去千里足下遭展驥之秋減沒歷塊應益甚耳屢得東里弟書云足下游大人名益顯其所爲屬綴日進一日嚮者隸芳亦同足下業頻聞刮目佳事湊合吾黨吐氣我肥之大也絕無青衿東游者多歷年所今得足下輩奎運之盛駸駸乎復兆矣可慶頃者家公對行隸芳從游

足下後期、畱守昌平、然此何憾焉、隸芳從家公、揚文
旆、會韓使、頡頏麗藻、馳騁妙論、此攻城野戰、平陽之
功也、足下從東里、翱翔藝林、浸淫籍圃、觀善輔仁、進
德廣業、此固根守本、鄴侯之功也、不有行者、孰執羈
紲、不有居者、孰扞牧圉、一行一守、功烈是侔、勉之、僕
亦嘗游都、粗諳其俗、勿論俗儒之記誦詞章、乃如卓
犖自見者、往往濡染乎都習、而罔聞知也、猶之蘭本
之漸乎醢者、不自知其已變也、今撮其要言之、議論
多而成功少、門戶分而勝心熾、駁擊巧而製作拙、援
据密而發明短、此四弊者、至於所謂大人先生、不免

乎、時或有之也、假使其聞僕言、必艱然怒、其怒者所
以知其變於習也、敢吐腹心、爲足下贈、與足下別、約
便一回、每得書一道、書中必有詩若文、自足下之東
廛、屢得手書一道耳、未嘗有隻句片章、以蹈舊誓者
也、豈其勤乎螢雪、亦不遑他耶、將日就月將、包羅涵
蓄、欲大有所述作、而未發耶、抑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耶、僕則望蜀矣、然足下亦未免乎爲無所負也、諒之、

復豐后中島子玉書

子玉足下、自宕丘解攜、僕不復脩一字、以問文況、而
足下勤懇、三四發書、鱗屢浮沈、唯六月一信至、前是

見惠養脯而貴牘不副故未作謝契濶之罪無說分
疏而足下之中孚盈缶是在悠悠泛交之人猶感銘
之不暇況於僕傾倒之甚者乎自古才子難得而文
才最難得初足下之至自南豐縣令羽良史書代紹
介來囑僕僕意足下雖才特庸中之佼佼耳既窺一
班覩片羽稍稍從臾之文苑諸友之間及足下入茗
黌才名彭彭然起朞月之間工詩之聲噪乎都下僕
又睹其屬文竒宕雋爽杼柚自出察其所抱負不可
涯涘僕閱人多矣頗受憐才之評自慙無實而獨於
足下爲甚得意僕自省俗吏無行謬受儒名家世之

故不必辭避然而凜風變淳節義掃地附炎徇利忘
恩背約儒名而跣行者踵相接僕甚嫉之唯足下風
骨矯矯蘭薰雪白平生好談節義使隳詬無恥之徒
齟舌而歿是其於文人才之又最難得者而鍾美於
足下一身不勝嘆服方今文運不振耆宿凋零東都
若鵬齋錦城之徒較膾炙人口者往往就木若一齋
慊堂之流各自樹幟者亦復不少關西唯有一賴子
成試論文才則餘子終應遜一籌耳若黌諸生寮見
有生員五十竒才遠略不乏其人至於學術淺深則
未詳之也寮中丹州野田希一押漂船漢人赴崎陽

遭颶船破而人則無恙亦一奇事近有唐譯官某自長崎來入聖堂備吏員阪谷青木二子釋褐榮仕文社之會同盟益增摛揆亦盛是近來佳事足下再遊之期知在何時企予望之度日如年唯願其不爲晝餅僕自客年紛忙殊甚大朝姬主降嫁凡百控惚事殷財匱而羈縻如囚毫無所益荏苒廢事獨思結廬墨水之濱飛鳥之麓謝事養生又浮游京攝間頗專心於學稍有所制述問世以了平生未了之願樂莫大焉每與侗庵談及此未嘗不爲之心馳也雖然僕老矣無能爲也四方交游之念隨亦灰冷待他年

從 世子歸藩高枕舊丘爲所欲爲亦或可遂耳以足下靡他故此報知想新制如山勝事堆積縷示是幸書不盡言不一

與松田文學書

王子之游所謂天假良緣者非耶僕久有幽憂之疾乃撥冗游衍遵陸汎海唯意所適欲以醫疾朝食過虎門入櫻門抵龍口斷然遵陸至昌平橋走奴從與野田加藤二子輒欣然來是初之天假者也既從與足下輒復欣然而來觀藩侯之園攀吉祥之閣是中

觀藩侯之園，所謂七十二楓，百躑躅，高句驪之銅槃，足利氏之偶人，且宏敞之地，岑蔚之丘，足抗東台者，是終之天假者也。於焉憇海老之亭，臨清川，面崇阜，啜肥炙，浮大白，把臂喞喞，議論風生，愾然作燕趙悲歌想，僕則不勝盃酌，潦倒肩輿，搖兀之中，一彈指已達檣舟齋，遂鼓餘勇，與侗莽諸人，揚扈騷雅，始至夜半，可謂快極矣。但憾金輪寺主，推諉不遇，而文苑數子，不得相共左提右挈，親睹其撐腹塞胃之態，然而缺陷世界，得此既為幸，不必望蜀呵呵，足下大解事人也。其為學能別涇渭，辨淄澠，而絕不作麤槽皮裏叔孫通，又有氣骨，有風韻，於今人中，可謂兔角龜毛。僕天地間一長物，而世或有逐臭之夫，慙愧曷堪。但如斯游僻鄉之所無，而得與同志長相周旋，天之寵靈，亦不淺耳。夏期結社，往復以消鄙吝，時下爽涼，想文候多勝，餘附面盡不具。

與永山二水書

疇昔所論諸項，剴切明白，如以麻姑之爪搔癢處，所謂洛閩之學，大半墜地者，信非虛語也。彼以陽儒陰佛，考證談博，外為尊奉，而內實枵然，目不讀程朱之書，強為解事，掩遮其短，此與公然背馳，無甚徑庭，識

者在蜀已不勝頽泚故每思與足下輩講明斯學以
自脩治人唯晚節末路公私窘束於其間用力成志
亦非易易吾人百歲光陰漫然擲之雲外而不省僕
已落老境無復氣焰精采雖然髦髦之志猶謂爲學
者當如赴血戰然其老者如齋藤實盛染髮赴敵壯
志不衰然後爲得矣故啓沃君上每主張惜陰之
說至其以下則滋甚目今舊社乏勇往氣屢論斥不
已人或以僕爲狂不狂則其志不白雖以是獲罪於
人不辭唯足下能知我心故吐露耳附面罄不一二

答琴峽公子書

令弟介園君來辱貺手教書辭悃悃推燾以有學有
行聲名藉甚而以未得傾蓋爲歎且蒙示近製數篇
懇請僭閱加以方金之惠意厚物腆極荷高誼不知
公子過聽而過許之問音於聾訊途於盲燾也頽泚
面赤不知所以報之然而竊諒此出於公子嗜學好
士之本心而不遑審以告者之過也夫自有岐嶷羣
雄代興樞闕之俗濡染耳目至乎風流文雅蔑如也
勢州老公出而右文之化斐然可觀又有賢子令孫
以克紹箕裘天之於華胄何其篤也且公子爲純綺
子弟而不邇聲色專意典籍鑽研古道摛挾麗藻金

昆玉友前于後喁是則今之所絕無而僅有雖以燾
之繇力薄材亦安得不竭蹶而輸其分寸乎自顧俗
事纏絲拮据不遑書香拂地醜態滿目思與若公子
者逍遙乎埃壘之表以肆其志意不亦愉快乎燾禽
鹿之野性不堪拘束挂冠非遠請姑待之燾聞岐嶒
者天險無雙彷彿乎蠶叢魚鳧之地所產鳥獸草木
形狀竒異往往非人所經見願聞其詳幸見視示時
下暑退涼來想文候清福珍攝是專餘附後鴻不盡
與息焉大夫書

昨日舟游甚樂爾時醉飽覺麟脯熊膈不足比行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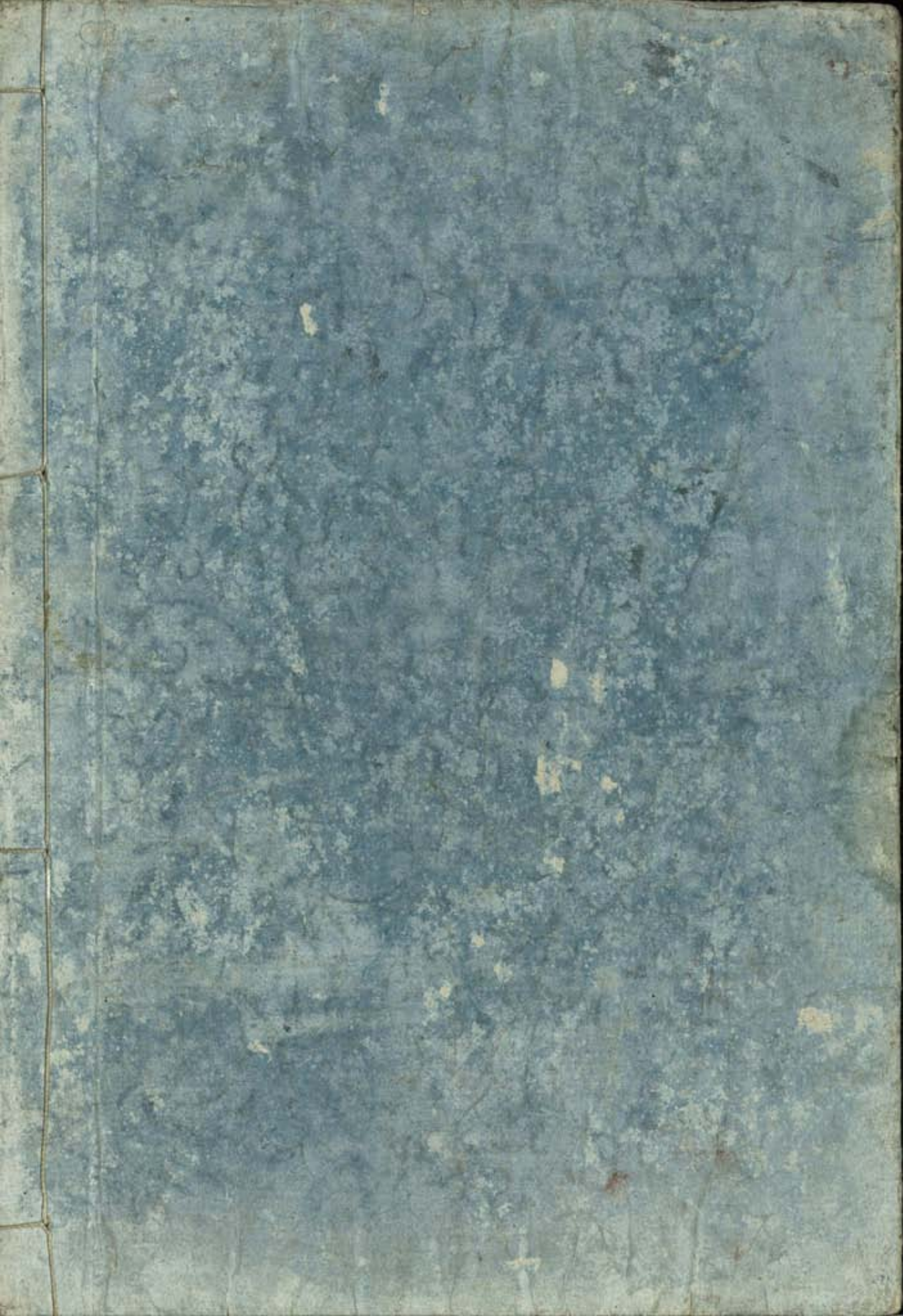
之美而論禪競詩手談拇戰悉備于屋舫之間想計
然之扁舟志和之泛宅亦無此事僕在其中浮白無
算以煙火爲下物以妓樂爲鼓吹以墨陀之澆瀆浮
滴爲我綠酒以千萬億人之雜沓喧阗爲我輿隸不
自知余之爲俗吏乎儒生乎庶民乎王侯乎快極豪
極非筆舌所悉是信大夫之賜也獨感大夫枋國之
暇不廢風騷雅量汪汪能容狂生如僕者孟子所謂
孟獻子不挾貴者大夫有焉朝來蝟冗先此裁謝餘
附面罄其粗率之罪統希海涵不乙

與黃泉和尚書

疇昔尊利晤言、天假良緣、聽聞和尚廣長舌、天花亂
墜、目眩口呿、驚服不止、繼而惠貺離章二闕、贈遺豐
腆、顧問殷勤、何其篤摯、乃爾家弟伺菴、業儒者也、每
口和尚弗置、及今相見、乃踰素聞、且禁斷酒煙、三四
十年、制行勤嚴、莫與爲比、而談吐風流、不受束縛、欽
服欽服、走俗吏也、每憤流俗靡靡、僧行汙潰、亂如水
滸、傳中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禿轉毒、轉毒轉禿、
此雖詼諧、足爲墮落沙門、頂上一鍼、況至於酒煙之
禁、百無一二、走還家後、每口和尚弗置、今渴仰之餘、
聊此報知、長崎要劇之地、化外舶來、四方輻湊、既有
聖堂之設、則宜有文行卓異之士、以維持一方之教、
而未聞有其人、則闕典之大者已、願和尚以良方便、
從與諸人、使文教斐然、遐邇嚮風、則其爲津筏、孰大
焉、此雖越俎之論、恃愛吐實耳、斷句二章、謹步高礎、
奉酬副以菲物、以表寸忱、幸叱存時、維暄和、惟自重、
以副歸依之心、不戩、

潛窩文章卷一終

嘉永庚戌孟夏廿又九日雨之夜閑適
楊園句讀





穀堂遺藁抄

二

倉 081

潛窩文章卷二

序

奉送 恩公閣下序

自古大有為之君必遭患難困心逆志然後能成其才德必得可與大有為之人而又必遇可大有為之時而後其盛德大業被乎當世而煥乎無窮也故雖有大有為之君苟無其人與時則姑沈潛晦昧以待其時之至譬猶獨拍不成聲與其叫聒而無益於事不如靜以待之也然而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矣雖有遲速久暫之別而事機之至本無間斷非曠日持久



之謂也。方閣下之髻齟，臣承乏保傅，僂蕃左右，仰瞻天資岐嶷，英邁非常。及舞勺之年，溫然粹美。經文緯武，禮賢下士。而英邁之氣，倍於往日。令德日新，聲譽洋溢。臣不勝抃躍竊意。閣下信大有爲之主也。旣襲封入藩，百姓顛顛，手額驩呼，如對神明。來蘇之言，周乎四境。乃宵旰匪懈，側席佇賢，獎厲文武，賑恤民隱。嘉謀徽猷，不遑縷載。然而度支之窮，實臻其極。士風之弊，牢難猝改。入藩旣閱四載，未奏治績。積弊之久，盤根錯節，輪困糾結，而未見分解。人人惶惑，各懷不安。其心若曰：豈其勵精求治之不如前歟？抑措

置失當，秕政大行歟？將天時人事未至，而不能以挽回頽運歟？雖臣之久在內廷，亦竊疑焉。因試論之。方今之勢，譬諸久病之人，頭暈眩，手足厥冷，而體中元氣未全，虛耗處之以劇，則恐其攻擊而招禍。處之以緩，則恐其孱弱而自斃。緩劇之間，良工之所以苦心，而要之其究，未嘗不奏全治之效也。閣下自去歲臨藩，患痘之後，尊體違和，視息愆度。是以醫療百方，咒禳競興。方其始，人人矐眙，疾蹙如嬰孺之患。母之疾，近聞稍稍向安。衆心粗恬，然而外間士庶猶疑以爲閣下入藩之始，康健無病。然乃今若此者。

蓋出於憂國焦勞之餘。而然其在官員。除內廷近侍外。不識其詳。亦以爲然。頃證諸尚方之言。乃謂肝虛之症。獨因閣下平素之事考之。所謂出於憂國焦勞之餘者。未必大相違。而其所以致肝虛。亦職之由。何則。閣下之在江邸。青宮之中。錦衣玉食。傅姆承奉。諧顛爭奏。而尊意不撓。毅然向道。好論治亂。希望英傑。意謂一國平治之事。可唾掌而致。然乃屯蹇如此。竊揣尊意憂憤。積爲疾。此在中主。或可稱有憂國之心。而至於英邁非常。大有爲之君。則不免乎姑息拘泥之誚矣。故臣願閣下益廓其大度。鼓

其英氣。如天地之無所不容。如造化之無所不生。國無人。則陶鑄鼓舞。以成其才。時未至。則藏鋒蓄銳。以待其時。所謂盤根錯節者。泰然處之。猶之敵國外患之困我。逆我。而反爲我助者。豈不欣然而願之也乎。夫文王大聖也。然有羨里之危。高祖英主也。然有白登之圍。當其時。性命之危。在呼吸之間。而從容處分。不爲少屈。閣下之憂。雖深且重。未至如彼之危。始而況藩國之大。未必無其人。而待時之間。亦一日萬幾。不徒嘿嘿而已也。故又願閣下愈益發憤講學。存心養性。以建不世之大業。以爲天下之依歸。實此

時也。於是乎彼盤錯者，分解乎利器之下，而霍然沈痾之去體也。奚疑？臣竊措目以俟焉。及事成之日，將揚揚號乎衆曰：天下大有爲之君，舍我闕下，而其誰也？然臣亦與有榮焉。今茲癸巳季秋，熊車將東，臣畱守在藩，攀望征轅，不勝眷戀，敢撰數言，以做贈言之遺意，謹獻諸左右，以供乙夜之覽云。

奉賀鷹山公七十序

燾之髫髻在鄉里，則旣熟聞羽之米澤侯鷹山公之賢，不啻今世之所無，而求之異代絕域，亦不得而多見也。因思我儕小人，安得一入其國，親睹其治國之

績邪？旣屢得逢其藩臣，審聞事蹟，而深歎鄉者所聞之未足盡其實，而侯之德之行之高，則有負乎過之者矣。且燾之先人及弟，講經于今侯之藩邸，而燾亦得竊接其緒論，一二窺其藩風，大率勤儉而好學，遵老侯畫一之法，而不敢變，猗嗟！何其政之善之如是也。燾也無似，嘗不自量，慨然有志於當世，侍先人時聞其論濟時之策，曰：方今有土之君，往往生則逸，而不知稼穡之艱難，侈然自恣，而委政羣下，其當路者亦猶之有土之君，而委事於家奴，浚膏剝髓，以供無厭之費，帑庾匱竭，上下窘困，猶一丘之貉，而彼其服

官者方且舞文弄法陰濟其惡陽揚其善而不知聲音笑貌之不以足欺人也當今之時苟有不世出之君改絃易轍揔攬紀綱菲衣麤食屏遠聲色者則天下之人必靡然嚮之其於治國猶反手耳燾之誦斯言久矣今睹鷹山公始先人之所謂不世出之君者非耶今茲文政三祀仲夏爲公七十初度之辰設宴於其藩朝闔國臣民及在其下風者獻詩若文若干人燾雖外臣之賤以先人及弟之故竊在下風乃敢進祝于公曰公之不可不以祝者三焉公之視民猶子民之視公猶父含哺鼓腹皆享其賜無不欲有報

公一也今之建學崇儒者采其文具徒爲觀美耳公則異於是其脩諸己者必於學也故其施諸人者亦莫不由學也取實而斥華變澆而反淳人皆有望于公二也公以不世出之賢而爲絕無而僅有之事使天下之爲君者有所矜式焉三也有斯三者而又能自耆耄躋期頤以享無疆之壽是誠國人之所頌禱而不止也不獨國人將舉一世之人而頌禱之也則苟在讀書講道久立其下風而又其父與弟出入其門者乃雖閭賤之極安敢嘿嘿而已乎遂弗顧僭踰敢錄蕪言謹貢諸下執事以表景仰之鄙謔云

送東園侯序

燾也無似竊愾然有志於經世嘗歷論偃戈以來賢諸侯曰紀南龍公常黃門公與土津公備芳烈公等皆卓然英賢之君也其治國之績行己之方光明俊偉赫赫乎人之耳目者二百年猶一日也彼其生際草創之時雖未必蒞行陣作斬馘而在開國艱難之日常與驍將猛士相周旋櫛風沐雨洞悉下情而後偃武脩文克成綏守之功此豈容易而得之者也哉至其後嗣往往生則逸生則逸不識創業之艱難不思守成之良圖述職之典會同之期非不謹其侯度

下生則逸三字恐衍文

如軒在批

也然而使一人裒然在民上者豈徒如是而爲得乎否也雖然二百年之久三百諸侯之衆賢明俊傑之君未嘗無序其間也至於近世白河樂翁公以 大朝之至親躋輔相之任而一匡天下其豐功盛烈至於舂婦叱隸猶能言之而若米澤鷹山公則東隅之一諸侯而其仁惠德澤入人之深者亾論其封內之臣子孺慕之乃若四方之士庶聞公之治行未嘗不咨嗟欽羨自以爲不及也其於天下未必有赫赫之事而能使人如此者豈不以其醉人以德不言而信之故也耶猗嗟賢矣哉燾敢屈指於公以爲偃戈以

來所絕無而僅有也。獨憾燾也賤且遠，無由仰望儀範而接其警效。而公既卽世，然而景慕之切，與其藩人交，屢訪問公之遺事，以寓羹墻之意。東園侯者，卽米澤之支藩，而鷹山公之至親也。今來朝在東武，遽然請燾執弟子禮。燾一行作吏，廢學弗講，輒以不敢當固辭而不獲命，乃造邸謁見侯，侯之接燾也，撤城府，披心腹，竟日酣談，揚扈風雅，指陳成敗，驩然如布衣交。今將歸藩，燾謂侯曰：「所謂聖賢之學也者，經世之學也。外此而論學者，學可也，不學可也。今王侯大人所稱爲好學者，大要不過乎風流文采，務博眩竒，以

適其好焉耳。其於心身家國，毫無關涉。經世云乎哉？侯之在東武，勤政之暇，手簡編，接儒先，其歸藩也，居鷹山公之地，述鷹山公之事，文恬而武熙，仁漸而義摩。於是以經世之志，講經世之學，則其德之成也，庸詎無若鷹山公之使四方之人，咨嗟欽羨，自以爲不及者也乎？且燾也無似，何敢抗顏爲諸侯師乎？但因侯而益得聞鷹山公治行之詳，竊喜得私淑之益。又聞侯與閣老小田原侯親善，聞小田原侯賢而好賢，其大有爲之志，夫人而知之。今天下之俗日偷，而諸侯之窮日甚，於是不有所以更張之，則其極也。淪胥

以鋪者可知也已他日侯之來朝與閣老晤言之次商確更張之方以有措置之則自一藩而及天下若燾者亦將與被其澤焉燾區區憂世之心所以深望於侯也若夫奔走公卿之門而希其汲引者燾雖愚竊所恥而不爲非所以爲侯論經世之意也及侯馬首之東敢書其言以獻焉

送洪弟使小倉敘

我古賀氏之先曰劉氏出于漢高帝而我弟洪氏之先出于朝鮮云古賀氏中微至我王父君仕肥藩稍顯至我家君以文學入仕大府我兄弟三人伯

嗣王父君後卽我季嗣家君而仲嗣同藩洪內相內相我姑夫也按洪氏之先曰浩然朝鮮晉州人我國祖從豐太閤伐朝鮮拔晉州城有童子肩巨筆匿崖下者擒之軍旋攜以歸常侍左右及國祖薨浩然感恩哀不自勝終自裁殉之我古賀氏至家君大顯以異邦之姓而受知本朝通家懿親而府藩同顯可謂榮矣今於可榮之中而又有甚可榮者焉本朝自神祖以來與朝鮮解仇講好朝鮮來聘之使直至大府玉帛交錯儀文雍容國容之盛莫過焉廷議慮供億之費或爲民憂故差遣官員適

對州受朝鮮之聘。文化八年春，正使小笠原公副使
脇阪公祭酒林公、御史井上公、度支柳生公等，大小
官屬數十員，藩臣家僕無慮數萬人，自肥前呼子浦
航海適對州，而家君以儒官與祭酒林公聯銜同行。
亾論所過藩國，將迎唯謹，乃至遠近之國，無不命一
介以致敬。豐前小倉扼西海之咽喉，九國諸侯之使
必於是將命焉。於是乎專對之才，輿服之度，於以視
人播遠，其選不爲輕，而我洪弟應選而往，亦榮矣。余
送之謂曰：使命之事，榮矣，然而未足以輕重子也。且
一人之榮耳，其父爲大府之官，其子爲藩侯之

使，是一家之榮也。然猶小也。在昔伐韓之役，八道將
士摧敗狼狽，不聞彼國人感恩自裁者，而浩然以俘
虜殘喘，諧官顛臣，身殉異域之君，豈非我國家深
仁大度，得人歿心，所以致此乎？是一國之榮也。然未
大也。講好脩盟國之大事，異國之姓，一爲府臣，而任
使命，一爲藩臣，而任使命，以視本朝選用之途，不
異內外，四方服其度，化外懷其德，使人人曰善哉乎。
是成好來遠之兆，是本朝之榮也。洪弟起拜曰：旨
哉言也。偉何敢當。夫偉不得趨庭於家君，十年于今，
此行也，得以通私覲，而展私情，謂是偉之榮也。如所

謂家之國之天下則抑偉何敢當余曰否否榮何止於是家君之在對州與韓客唱和往復自禮樂文章至家族故事莫不包羅陳列也於是以洪氏之事語諸彼人彼必競然驚躍然喜及其歸必喧傳彼邦以爲美譚夫朝鮮洪姓不知其幾庸詎識今無有浩然之系統者乎或有之則聞其先之不歿兵而喜聞其先之殉君而感是朝鮮之榮也其使命而至於榮異國亦唯其人也子勉之如我劉氏亦豈無其子孫在朝鮮者乎然猶疏也朝鮮之通於清久矣清朝劉氏本宗之所在也使其子孫聞家君之事亦猶朝鮮之

於洪氏也我於是敢爲家君榮焉

送棣芳東游序

余居鄉得友三人焉曰實松穀戩甫曰中村咸一士德曰草場鞞棣芳皆才長於我而先得我志者也余不才而多病不能成志故欲觀余志者視此三人則可以得余志矣余嘗嘆今世儒者之握齷而官吏之渙忍以謂當今之時行古之政不泥乎古不牽乎今裁成輔相必有其方然戩甫一旦拔自書生置之要劇之地游刃餘地目無全牛宿儒縮舌老吏束手於是人人始識學之可以從政矣又嘗嘆儒者空言無

益而實行不稱學墮一偏而不足以行然士德孝友著於鄉黨忠信稱於朋友其學則源洛閩而溯洙泗其文則範昌黎而追秦漢於是人人始識學行之可以兼全矣又嘗嘆爲學者往往乎暖姝卷婁局於聞見不足以極廣大而發心志也每思周流天下締交英雋博究物理而絆官嬰病十不償一然棣芳妙年軼才學博志壯遠游周覽莫不窮究詩文書畫各臻其奧今將入東都游家君之門又從遊對島以觀箕封之聘壯哉遊也豈非所謂極廣大而發心志者乎故余有三嘆之阨而三子者各成其志故欲觀余志

者於三子乎得之哉甫與余同年士德長我一歲皆垂髫之友也棣芳少我八歲結交最晚然棣芳師視余而余友眎棣芳故最相親鄉者余屢游觀藩封山川及文酒之會必與棣芳俱前于後喁伯埴仲篚意氣相投風流可掬今棣芳將東辭余曰請以子之言介於四方君子余謂美棣芳乎人或以余爲私所以難於措辭也若棣芳之美彌乎中而彪乎外奚待余介余將反介棣芳而使人之欲觀余志者於棣芳乎得之也東都有吾弟擘卿者其才與學遠過於我平生相知尤悉至則持以眎渠渠謂何如

送石川木蘭序

春秋之世諸侯朝會聘問於是觀威儀考德禮故鄭子大叔有秀文之稱衛蘧伯玉有使乎之歎列國大夫晏嬰叔向之倫善將使命以靖國安民亦唯和順積乎內而英華發于外非言語容止之襲而取之也歷世而降莫不由之及南北分朝率以文華相高溫子昇庾信之流弘獎風流頡頏詞藻可以觀其世也本朝偃戈之後仍奮武斷雖有朝覲聘問之事往往推魯少文唯朝鮮使之來儒臣執事其體至重文雅之事一遵漢俗文化辛未之歲大府議韓聘事

宜頗革舊典特差大臣及官屬如對州會韓使乃以小倉小笠原侯爲正使龍野脇阪侯爲副使其他御史祭酒司計之屬莫不祇役供職於是小倉石川木蘭先生從藩侯之行余聞小倉侯之如對州臣僕數千人樓船蔽海文旆拂天藝苑光寵曠古所無苟識一丁者孰不願扼腕厲色投機赴會者也哉木蘭先生耆碩重望德邵文蔚聞者莫不以藩侯之從先生爲得而先生之以赴此會爲寵也然而先生退然挹損如不勝任以老病屢辭不許乃敢奉命昔者朝鮮使者見惺窩先生曰海外君子也惺窩篤行謙德不

以文雅自表見而白石徂徠鶴臺諸子文章才氣踔厲前古然至於彼邦之所與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夫朝鮮者箕子之封聖人之澤猶存焉其不崇虛文而重實行有如斯者也木蘭先生文行兼備不務虛華威儀可度德禮可則在此行也韓人觀者必曰此惺窩之後海外君子人也夫不賞虛文而重實行者禮之善物也先生爲之豈唯一藩賴之隱然名實爲本邦之重者我預屈指於木蘭先生也

送人游松島敘

蓬萊瀛洲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松島者斯可矣

何由知其可也余少年與薩國人原伯羽邑子黃靖安自東武探勝乎奧羽之陬以遊松島乃買舟於鹽竈之浦逶邐遷緣穿九十九島而行遂憇瑞巖寺觀雨竒晴好之亭

仙垆侯別莊

乘月逍遙雄島摩娑寧一山

碑獨與老衲談禪不去爾時溟濤吐飲金華濯鬢洲嶼碁置神劓鬼劃自覺飄飄乎羽化登仙之非誕也因悟彼說蓬瀛者荒唐可厭而世所稱天橋嚴島之勝曾不足齒數也于時余將屬賦以壯茲游而意役於景神澁筆窘欲作又輟者數四終不能就至今爲憾聞昔者有僧西行游松島至野田玉川自知松島

之勝不能歌詠而返游羽之象瀉極其獎賞西行櫻
之歌至今膾炙人口余亦嘗至象瀉挹西行之遺韻
而深惜談勝者強作解事殊非確論夫象瀉之比松
島譬丘垤之於泰山豈同年之論也哉余於是重有
感焉若夫山水之與人物事異而理則同記余少時
氣象寧藥每思安得天下第一等人而與之友然終
不可得也今距其時二十餘年所見無非凡山凡水
所接無非俗物俗事頭童齒豁龍鍾日甚即使松島
突兀置之眼前無復昔年羽化之想而所謂第一等
人試在左右則安敢與之友嗚呼悽矣今足下將遊

松島而賦之徵贈言於余以足下軼才麗藻於區區
松島一賦何難雖然察都下文學之風往往黨同伐
異尖新佻巧安於小成沾沾自喜足下未必同流合
污而一旦遇天下之絕勝能無神溢筆窘若余往時
乎且與足下論人物其意不可一世此行也往來數
千里之途安識其不遇天下第一等人乎夫難得而
易失者時與才也足下年少氣銳苟能卓然樹立不
安於小成不溺於風習其於松島也思必賦之其於
人物也思必遇之賦之成否係乎人潛其心拓其懷
則賦可以成矣人之遇否係乎天即不遇之心誠求

之猶足以不爲俗物矣。於是乎使絕勝之山水第一
之人物常存胸中。山水之凡事物之俗不足以累其
心目。雖頭童齒豁之時。猶少年銳氣之日。則豈唯山
水與交游。其於天下之事也。何難爲之有。往矣。足下
當深思余言。而慎勿蹈余覆轍哉。

送羽倉君之任中泉序

今之所稱御代官。古者縣令之職。而其所莞轄之地
廣狹不侔。刑賞錢穀之事。一切出其手。法之所禁。威
之所懾。人奉之如神明。其爲尊重。曷嘗遽出古者刺
史太守之下乎哉。然而臨民之宦。隸于度支。不爲甚

清要是以在仕途者。或覲幸顯達。不留心民事。或務
爲繭絲。以肥其囊橐。於是乎生祠之建。去思之稱。治
效之嘖嘖乎民間者。或未之多聞也。余識良史羽倉
君於先君之門十數年。君之先正任西國御郡代時。
君從之。有試職之命。旣任北越關東等地方。君以英
妙之年。運霹靂之手。鈎較精緻。發擿如神。所到有幹
局稱。而又能好學篤摯。手不釋卷。至於歷代治亂之
蹟。人物之辨。瞭如觀火。非宿儒老生所能及。人皆服
君吏才之敏。而能濟之以學也。今茲辛巳之夏。君又
夏遠州中泉。聞中泉所莞。跨遠參二州。繞東海大驛。

十其民健訟好鬪號稱難治前是燾屢經東海親睹雲助食盛之流舉皆獍惡淫蕩不辨人鬼行旅之人往往爲其所騙瞞喪資斧罹連累者不知其數乃如里正駟吏亦置之度外恬不爲意嗚呼是豈聖世之所宜有而法之所置而不禁者乎哉夫文行忠信之事遠而語之於流俗之人則必不免於迂腐狂妄之誚雖然今也欲革海道羯莠不正之俗孰有外是而施治者也乎君其以通敏之才行春容之政出新奇於迂腐收實功於狂妄則安知遠參不正之俗不變而爲穎川敦厚之風也耶燾又覩今天下之所急者

唯錢穀一途而頻年穀價至賤侯伯之窮莫不到骨燾一藩臣耳目之所接極狹而一藩之窮救之尚若無策則天下之大可知也故居今之世而不精於錢穀之事則不足與共爲政矣但論治者蔑爲鄙俗講學者茫墜雲霧是所以聚斂之臣奸猾之徒浚膏罔利而上之人曾無聞知國計日窮秕政日出而終之不可救也可不懼哉夫衣食足而知禮讓君其治中泉以文行忠信之教而又饒之以衣食之源是建甌之勢何不可行之與有燾留仕藩邸數年之後西歸過君之所治將睹昔之雲助者畏法而不敢爭食盛

者羞避不敢褻曰是我老爺羽倉公之化也

送松本魯堂序

凡事成於憂而敗於逸全於舊而毀於新人情莫不樂逸而避憂好新而厭舊其成敗全毀之迹昭昭乎古今同符可不慎乎古之聖賢鳩毒宴安而率由舊章者豈好爲茲拘拘乎哉蓋見道明而慮事精故不能不若此至於後世凜淳彫樸日趨黠詐豐豫之說進而藥石之言屏新法之利陳而先哲之訓廢歷觀古今鮮不踵斯弊而至於目今諸侯之國爲特甚數十年來隨風侈靡支用日窘於是乎狡獪之吏奸猾

之商投巖乘釁獻諛進利暗合乎君相之心而亦羣小侍側蠱惑其心退諤諤而進唯唯紛更政令而不顧大體民怨而不悟神怒而不省至於其甚者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也嗚呼使賈生在今日則其可慟哭流涕長大息者恐不止於漢文之時也松本魯堂米澤藩之巨室也從其大人在東都藩邸好學能文慨然有志於當世今將歸藩徵余一言余應之曰子之藩之鷹山公者天下之賢君也其所垂統而爲可繼者後嗣之君謹守之足以治國而稱賢君矣他日子之從政率由舊章而不眩於新創之說指陳憂患

而不惑於逸樂之言，不耀名沽譽，以奏實効，不膠柱刻舟以通時變，則於從政乎何有？雖然，沿革者時也，取舍者人也。若子之藩，則固非他藩之比，而他藩亦安得墨守子之藩法而已也哉！然而樂逸而避憂，好新而厭舊者，天下之通患也。故余論政，每持此說，以往子請退，而見今之達於從政者，以質其當否也。

送牟晉卿序

余少時志頗銳，每覩人之以婚宦貧苦，謂不暇學者，輒意憤憤，搯腕而罵之曰：「若不見彼嗜麪藥者乎？雖流離顛沛之間，猶不輟杯酌，何則其好之之篤也。彼

以不暇而廢學，雖曰有暇，亦不肯學也。聞者往往而頸發赤，怒氣填胸，而不能自辨。及稍長，不能如昔，然有時自省罵人之言，每蹶然起，不至於暴棄之甚也。及官都下，百事羈絆，其以不暇廢學者，過於鄉者爲余所罵者之爲也。幸有一二朋友，時來論難，愧悔交并。時時省往日罵人者，痛自懲戒，然而若經史諸書，多束閣之，其所製作文，閱數歲，不過僅僅一二短篇，詩亦寥寥數絕句耳。於是乎深慙。鄉者爲我所罵者，將反羣嘲而叢瞋我也。我肥牟晉卿，少年力學，嘗游于先君之門。今茲庚辰之夏，羸糧擔簦，來上先君之

冢又游吾弟伺菴之門數月屢過余邸舍一旦行色
儼然詣余告將歸其鄉諫江因請贈言自余來此忙
冗度日如前所言猶何言乎然熟視都下之風其稱
儒者往往釣名射利輕浮爲習固不足道而其間猶
有堅忍刻苦刺股懸頸以成其志者焉至於窮鄉僻
壤則氣息奄奄殊甚是雖在今日猶或不免於爲我
所罵也子無官守無言責年壯家饒所謂婚官貧苦
之事旣不足以自諉又無都風輕浮釣名射利之累
乃一意講學則駁駁乎其進也不可禦已矣又能以
余嘗罵人而反爲人所罵者痛自懲戒則雖百事羈

絆亦必不至於以不暇而廢學矣是余所以體於我
躬者或足以贈子乎子其歸而質之余同鄉之友乃
子之知舊不知以爲如何也

清音公子遺稿序

輓近世攻文辭而鏗諸梨棗者項背相望而言之不
文不足永其傳故有志之人不肯爲之而王公大人
以至市井豪富之徒猶艷其名而爭趨之其究不過
于所謂覆醬餽而已耳夫文字之不足永其傳而强
灾梨棗愚之甚者也至若清音公子遺稿宜永其傳
者非耶公子岐蘇宣公之裔食邑濃信之地世掌北

門之鑰、服屬尾藩、儼然如一諸侯、公子經緯文武、絃誦之聲、遍乎絕壁、急湍之間、蘇中斐然、稱中興焉、其發而爲文辭者、高潔澹雅、若其爲人、平生好與諸名勝交、唱譽不絕、若余亦忝其下交、公子之玄孫、棐、奕君、以書囑余序公子遺稿云、將上木、余荷公子高誼之厚、不敢固辭、夫文辭之永其傳與否、有公論在焉、不必贅余思外是、而公子之所以永其傳者、有三焉、公子之在岐蘇、猶蜀人之思文翁、屋烏之愛曷、其有極一也、公子之招賢好士、當世罕比、蒙其獎拔者、孰不思報、二也、公子之門葉疏屬、以至左右小臣、莫不

好學、絲絲不衰、三也、有茲三者、則永其傳者、其孰曰不宐、於是乎序。

疏導要書序

禹之治水、與堯舜媿功、而其疏鑿之概、載于禹貢、夫禹之行水者、行其所無事也、所謂無事也者、循水之性、而疏濬之、不作激盪陷沒之事也、西土江河之災、歷代不殄、治河之事、溢于載籍、本朝言水利者、絕尠、備藩熊澤了介、嘗疏川奏績、民至今賴之、若我榮藩、開國功臣、有成富氏、以衽革之餘、長于經濟、其治水之澤、霑濡通國、可稱嘉績、爾後長于治水者、絕

不聞其人、監察官、南部長恒、少有志於經濟、慨慕熊澤成富之風、躬親窮覽其源流、表廣深淺、通塞論其疏濬之方、利害之由、瞭如指掌、錄爲上下二局、遂歷台覽、賜名疏導要書、謁余序、余謂昇平數百年、人狃安飽、不復思於其外、是以國政不綱、吏務不舉、以馴致浸微者居多、不亦悲乎、長恒服官之餘、克用心於治水、頗底厥績、自是而拓土田、殖戶口、駸駸乎追往哲之蹟者、亦奚疑、然則茲書、乃所以爲其權輿也夫、

潛窩文草卷二終

潛窩文草卷三

記

明心樓記

豫之宇和島侯、朝東武之歲、面命燾曰、寡人之國、有樓焉、爲寡人游息之所、素愛鶴、養之樓下之庭、寡人樂焉、子其爲寡人命名、且記之、燾對曰、唯唯、原夫自古稱鶴者、往往偉仙禽、頌遐壽、或美丹頂之色、詠九臯之聲、層見疊出、舌焦毫腐、不足復陳之左右、請外是而爲言可乎、謹按鮑明遠賦、舞鶴曰、抱清迥之明心、狀鶴之心性、莫善焉、人非鶴、安知鶴之心、然因其

可知而知之則亦何不可言之有夫其踳躐映旭翺
翥冲天孤高皎潔挺挺物表與彼鵝雁鳧鷖之屬相
去霄壤實禽中之仙也蓋侯之愛鶴也不獨在其聲
容而別有取焉勿論與夫衛君之乘軒王子之吹笙
相懸絕也乃若處士之梅妻鶴兒蜀帥之一琴一鶴
亦不足以陳於侯之前也夫爲君之難在明矣彼恃
聰明挾智數以爲明者非我所謂明也故夫明也者
必講學窮理然後明生焉於是乎靈臺澹然明如磨
鏡物來應之無所鄣蔽大之禮樂刑政小之寢訛食
息邪正得失瞭然不昧其心此其明之至者也伏聞

侯之治國本之於身不邇聲色不親孔壬萬機之餘
暇覃心墳典超然獨尚友古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亦猶鶴之抱清迥之明心者邪意者侯之有取於鶴
其在茲乎燾不及從侯登樓觀其清迥明心之狀然
而竊睹侯之在百辟羣牧之中矯矯如野鶴之在鷄
羣其於鶴也固自有所合矣請命之曰明心如何侯
躍然曰旨哉言也子能先我獲吾心矣鶴亦得子之
言而增其光明不亦榮乎遂命樓曰明心并采其言
以爲樓記

萬餘卷樓記

吾弟季曄藏書之倉有樓焉名曰萬餘卷樓使余記之蓋先君居昌平官舍之初設窖藏書後剏造書倉藏書盈萬歷十數年稍稍頽毀季曄懼鬱攸之不警風雨之剝蝕以暴害縹緲不可救止乃節用斤俸重脩書倉督役者擇其鍊庀材者采其良凡數閱月而竣功崇高堅緻復過乎前而藏書之數比先君時又加數千夫鄴架山房之藏不必遠徵以余所見若柴栗山先生拮据攜拾以致饒富而其胤嗣不能守其他父兄聚之而子弟散之者指不勝屈然則書之存否無他也顧其附訖如何耳季曄績學匪懈著作如

林窮搜之博考核之精前無古人是其出於趨庭之訓傳經之澤者爲然而季曄之有此舉以報其本也因思先君平素澹然無它嗜好唯左右經籍不暫釋手故藏書之倉者其精神之所寓手澤之所存而思其居處與笑語愾然如聽其容聲者莫過焉夫先君肇基之而季曄塗蕪茨之又塗丹雘知此樓之可重亞於宗祐故斷然爲之不顧是雖不足爲季曄輕重而比之世之蓄財而不果者相去天淵矧於其不能守者乎然而余有取於季曄不在是也夫能守之而不失又能增加之者固善矣然而未足深稱也唯

能讀父之書而繼其志廣父之業而成其志者可謂
絕無而僅有而李曄優爲之是其所以可深取否則
汗牛充棟徒爲觀美者古今踵接何足言哉余從事
吏務書香掃地旅瑣窮匱不能出絲毫以資助欲然
自愧今落樓之成而獨祝之曰萬卷之謂多而有萬
餘卷焉其爲書不亦多乎繼此不息積至巨萬亦未
可知也庶乎無哉無害使李曄之子若孫能守而不
失讀而繼之又能若李曄著作如林以成其志則亾
論藏書之富不貲乃使其書香愈益秘醇而我劉家
之福愈益熾昌也是爲記

明善堂記

三百諸侯間歲東朝以述其職列藩臣僕牢籠乎豪
華任俠娼劇飲噉之中而不知自檢滔滔成風若我
榮城僻在筑石三千里之外自衣服飲食以至於語
言動作各有土風其從駕而東者一觀都俗赧赧然
自恥其鄙斲璞淥淳舍舊圖新不出期月土風之戇
直粗野者變而都俗之輕俊奢靡者熟輒揚揚誇人
曰我變鄙而都盍各倣之於是其未變者翕然倣顰
唯恐或後嗚呼何其不善變之甚也之人也在一邨
則率一邨而不善變之在一鄉則率一鄉而不善變

之在天下則率天下而不善變之必使海內生靈改其面目鑿其心胸而後止是國脈之所以衰亂本之所以成可不以深懼痛懲而思所以救之也哉所以救之之道如何曰在堅定人心而不變於都俗而已矣其所以堅定人心而不變於都俗者舍學而抑何以乎夫都下人文之藪其講學者頂背相望然而夷考其人大多泛濫乎考證流蕩乎雕篆求其本諸心身而施諸家國者一何寥寥也我榮藩中郎在溜池側儲君扈焉適會千布大夫莞叟張之政而留藩邸廼建議躬學於溜池之邸名曰明善堂使服官

藩邸及游倅在此者入學焉明善之義備于中庸姑措不論竊原大夫之志將堅定人心而不變於都俗革其泛濫流蕩之失以收家國心身之用可謂急當務者矣況今儲君幼孱國步維艱苟非采實而舍華使人人知所趨向則何以望其新人耳目而奏叟張之效耶然則事之若至緩而實至急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唯其慇野者多難守而輕靡者每易染我恐弊習之深或面從而後言或見異物而遷未及收其用而或肆然興毀學之議或蔑視爲告朔之羊以不稱大夫之所以建議躬學之盛舉也故願與一二同

穀堂遺稿抄卷三
五
清風堂
志發憤殫精務講實學堅定其心志不變於都俗爲君爲民致身不顧於是乎將率一邱而善變之豈啻一邱將率一藩而善變之豈啻一藩將率天下而善變之究之使都下之人相謂曰當今之世講有用之學者自藩邱學始豈不善哉夫我藩既有弘道館以教育人才人文之盛載在口碑又有明善堂以繼之內之將以收有用之實而外之以鳴藩邦之盛然則在我藩邱者焉可不勗哉

泛菴記

黃薇人登登庵漫遊四方每至如歸心甚樂焉因自

稱曰行庵又嘗航海樂之因自稱曰泛庵行庵者使阿岐人賴襄記之又徵沈庵記於余夫泛庵猶行庵也襄之記備矣余將何言且余未及見登登庵而曩者聞之其邑子登登庵夙勵清操蟬蛻埃壒一朝謝室家出鄉里無所係戀翩然如驚鶴野鹿之脫乎籠筮而遯乎閑曠之地蓋舉天下之樂不足以易其樂豈聞古者刈禦寇莊周之風而喜之者與夫旣舉天下之樂不足以易其樂何有於妻子妻子猶然何有於外物無將迎無欣厭泊然與道爲徒而何必有待於行與泛乎今屑屑然以行庵之又以泛庵之余竊

疑登登庵未能免俗而徒好事人也及讀其行庵詩
曰蝸廬解舍寧無累金殿玉樓卻有憂乃釋然曰我
過矣我過矣行也者言無所行而不有也我不待而
彼自至蝸蟹金玉萬變乎我前而我之行者自若也
夫行庵至矣又有泛庵何也一葦之外溟渤際天其
靜則已其動則驚濤狂飈鼉作鯨吞舵工一錯魚腹
葬人故在舟者寢訛飲食之不安而皆懷陸行之安
孰能以此爲樂者耶而況以此爲庵者耶今夫眎溟
渤猶蹄涔視天壤猶幕席濤颿鼉鯨萬變乎我前而
我之汎者自若也是泛庵之樂也雖然自非齊夷險

一歎生者不足以與此而亦非行庵之所及也故行
庵其常而易汎庵其變而難不由行庵無以至汎庵
之樂不有汎庵不足以享行庵之樂余思登登庵其
始葆真櫻寧而益進於道者耶遂以此爲汎庵記又
係之以汎庵歌曰

萬頃琉璃一葦杭兮泛然不繫茲倘佯滉瀆滄溔懣
魂慄魄兮恍然若入貝闕而朝龍王白波雪山而吐
欲兮摩鬢轆鱗簸且揚中有逸人和樂且湛兮謔浪
笑教如室堂雪晨孤蓬雨夜榜兮最愛秋天明月光
漁歌擢謠遞酬唱兮白鷗飛來在我傍湖泖茗雪浮

家汎宅兮，鷓夷邈矣。釣徒亾于陸于海，常旦變兮，泛庵之樂，獨不可忘。

曼玉亭記

嶺先生，我先人之執也。干櫓禮義，經緯文武，居官之績赫赫可覩，而急流勇退，擅享山林之樂者，旣三祀矣。先生名益高，而四方之士爭踵其門，先生款待諄復，曾無倦色。燾以先人之故，夙辱相知，嘗游其曼玉之亭，梅岫之樓，而益詳先生之清操高節，信足與梅竹相抗，而絕非彼釣名徇俗者之比也。樓距治下三十里，獨占河山之勝，先生屢往游，將以爲終焉之地。

旣使復初原君記之，又徵曼玉亭記於燾。亭在治下，長子子皎君宅後，修竹團欒，清川映帶，亭廣不過數弓，而圖書器玩，充牣其中。先生雖就閑，日以文武之事授諸人，及其暇，與客論典故，窮物理，凡神國之所，有支那之所教，以至化外諸邦之所傳，兼貯并蓄，如身生其地，而親接其人，世之稱先生者，或以劍或以歌，或以博古好奇，而孰知先生之所以卓爾不羣者，別自有在，而是特其餘事末技，或其閑退風流遊戲，三昧之所致乎哉。且夫竹之爲物，古人旣多言之，不待喋喋，獨其無意于發聲，而風披拂之，鏘鏘如曼玉。

之聲。譬諸人之瑰意琦行，無所求於人，而鴻名徽稱，
鉤轟震耀，自不可遏，亦猶風竹之相戛者乎。先生既
顯於進，而又顯於退，進退之間，無意于名，而名從之，
豈其符於是耶。若夫埃壒之蓬勃，利欲之紛拏，皆不
足以溷其靈府，而靜聽天籟如戛鳴球，濯以明月，和
以清流，當是之時，支枕林間，睨視一世，則瓦釜雷鳴，
殷其盈耳，比比皆是，而孰知茲戛玉之清聲者耶。又
況戛而不待於手玉，而不借於器，此君在側而自奏，
不斷之樂，先生有取於竹，不亦宜乎。先生履歷之詳，
才藝之多，既具乎原君記中，故獨道其係乎戛玉者，

如茲。

邀月亭記

我家大人自藩臣外諸大朝，則以其長子燾嫡孫
承祖留仕藩，以其季子煜爲嗣，於此以學校主事鈴
木君女，女煜云，燾以藩臣從東觀之，駕得見君於
大人所，欽寄歷落，不脩邊幅，開懷善譚，自開國至今
日，典故事蹟，譜牒史乘，碩夥纖屑，綜核辨晰，莫不一
如指諸掌，聽者各饜其意，燾業已爲吏，懵乎時務，每
歉然自慙，思從君受教，虛往實歸，而不可得也，乃屢
附便請教，君不靳回，教惠以帳中之秘，舉皆藩臬郡

縣所未曾有也。蓋君愛士之心，不間遐邇貴賤，而燾又辱通家之誼，得以有此也。日者君復以書來，命燾記其邀月亭者。燾已有所求於君，乃雖不嫻於文，何敢辭焉。所謂亭者，燾未嘗一覩之。據書所稱，君居在牛門，修驗巷。勝國時，北條氏驍將牛氏居焉，故得名。自君曾祖君賜宅於此，百有二十年，未嘗罹災。江都善火，踰百年免災，亦一希覯也。亭北有小濱，侯邸邸中有寺，侯之祖先閣老空印時，大猷大君嘗遊于此。使僧澤庵書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又賜親書長安字，爲扁額。蓋孟郊以其躁，大君

以其快英雄，寒士境同意異，可以見矣。空印枋國之績，在口碑，此不復詳。西南曰佐渡原，是本多佐州正信侍。神祖惟幄籌畫之奇人，比之陳平，而後嗣不淑。其宅瀦矣，其南睨尾邸，邸傍有淨瑠璃阪，世所傳源牛若與淨瑠璃姬相會處。又傳昔者，奧平氏臣奧平源八，未冠復讎於此，事在稗乘，可徵也。其東有赤城神祠，亭之地不過數十弓，無復瓌詭之觀，而蕭閒僻靜，忘其在都下。侯邸之林竹鬱茂，借爲己有。東邀月出之光，則爲絕佳。君好學藏書，頗富。少壯講武，最善使槍。上試受賞，家藏古刀三口，長槍一幹，皆國工

所製按鈴木氏系出紀州藤白村源義經臣有鈴木兄弟俱以忠勇著稱君蓋其裔故別號白藤夫江都之大燾不足以盡其一二而勢利豪華四者足以概之人之爭趨都下亦不過爲四者所使已耳於斯時對茂林邀明月悠然自得心與天壤俱而冷視世之膠膠擾擾者一何快哉矧文武兼資奉職匪懈攬古今興亾盛衰之由慨然弔二相於九京思忠君於曩祖文之以禮樂進之以仁義君之志其在斯歟其在斯歟西鄙小人不足以知君然一斑片羽旣窺而睹之是以敢妄言而不辭若其詳則待再游之辰登

君之亭受君之教而更記之又申之以詞曰

牛門巋亭之幽竹如簣遠鬱攸邀素月哦顥秋風戛玉唱若酬瞰彼原臯其丘心悱惻弔前脩美人逝烈士休紹乃祖善貽謀文華國武禦仇內不疾亦何求歌以矢庶無尤

抑齋記

詩有之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而其戒傲慢譏驕泰者載籍之間數數弗絕書然則謙抑之爲美德也以矣詩又美周公之德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傳稱正考父之德曰一命而偃再

命而僂循牆而走而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
葵丘之會微有矜伐之色則叛者九國甚哉抑揚之
間而人之向背頓異也如何在上之人居移氣養移
體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方且盱衡厲色頤指氣使以
臨其下而在下之人鞠膮奔喘承命之不遑何以望
其致身報國上格君心而下濟當世乎哉至才之於
不才中之於不中亦然不知所以養之而直犯之耀
美而要人之譽護前而忌人之長恫疑虛喝凌弱蔑賤
無所不至嗚呼何其與詩之所言相反而不自知也
我肥支藩蓮池侯日者以介弟之尊出後宗室神代

氏又有故出嗣蓮池述職而來東都在龍土郎名其
所居之齋曰抑使燾記之燾識侯始二十年其爲宗
室任府學總教而燾承之教授游從最熟蓋侯之幼
也岐嶷其長也才華充積然潛輝韜鍔毫無驕盈之
氣亦能撤去城府洞見肺腑燾屢相從花亭月榭山
堂溪閣之間雅歌投壺釣魚采藥翛然若與寒酸之
士山澤之癯相終始者然及其俄列侯伯則我儕小
人雲泥路斷而猶能不挾貴以講布衣之好頃辱臨
弟侗庵復原居燾亦往陪焉促席接膝歡宴竟日不
異昔日總教之時可謂抑損之至而有符於詩之所

言也。夫以晏平仲之御，猶有揚揚之色，則以侯伯之貴，發其才華，凌轢一時，傲然自尊，孰敢與之頡頏者乎？然而自識者視之，不免於滇夜郎之自大，其於心身家國乎，何益也？然則侯之有取乎抑，其意可以見也已。燾竊視今世之王公大人，往往乎蔑眎韋布寒素之士，倡優蓄之，而爲士者亦怠懦委靡，爲其驅使而覷然無恥，其究雖吮癰舐痔，亦或不難爲之。不深可悲乎？古之人有披羊裘釣水濱，而加足於天子之腹者，有以布衣見王公，捫蝨高談，傍若無人者，彼其內重而外輕，非故慢之也。然而王公大人謙虛抑損，

歡然無忤，不爲過恭也。於是乎豪杰之士聞風方至，爭爲之用，固其宜也。竊以侯之名齋，非獨善其身也，將以施之於人也。又將見使今之王公大人與彼才之於不才，中之於不中者，聞侯之風而翻然悔悟，以革其宿弊也。然則侯之有功于世也，鉅矣。是不可不記也。

清風樓記

東武之地，常多風。雖天晴日出之朝，狂飈驟起，蓬勃噴薄，揚堞飛礫，咫尺之間，晦冥不可辨。窓櫺牖戶，塵壒堆積，乃有鬱攸之警，煙焰塞空，鐘鼓轟鞞，人犇馬

馳倅乎戰鬪、喧豕狼藉、罔所定止、於是時得靜境而對清風、雖侯伯之尊、猶或難之、而況其下焉者乎、余遠宦東武、在溜池邱舍、土墻之外、紅塵跋跋、眯目汚面、而舍上之樓、對愛太子之山、萬樹鮮蔚、雲氣舒卷、如玉臺瑤闕、在煙霄縹緲之中、而東北睨虎門、邱第櫛比、車馬之聲、歌笑之響、不絕晝夜、而與吾樓如隔下界、邱之地頗高爽、觀聽稍廣、有風自愛太子山來、清冷沁脾、不知九夏、余得而樂之、扁樓曰清風、在公之餘暇、讀書延客、優游樂志、而不自知其在狂飈紅塵之間、蓋禽花風月之於人也、取之不禁、用之無盡、

不問貧富、不問都鄙、無時無所而不有、而就其中、唯風也、取爲易得而有矣、何則、禽與花者、有形於外也、環堵之室、容膝之居、不易得而有也、月也者、在天生魄之辰、陰雨之霄、不可得而有也、唯風也、天壤之間、空罅之地、無所不有、而又有清濁之不同、因其清濁、而物之觸焉者、或生或歿、或病或蘇、是論風者之說也、然而有進於是者焉、使其靈臺瑩乎如鑑之無翳、則風之所觸焉者、莫不清也、苟反之、則其觸焉者、莫不濁也、故其心瑩然而風亦清也、則人之宜樂而不厭者、孰有愈於是者也、耶、余內省孔疾、義理之心未

純紛華之習交戰服宦莅事謬誤百出其在遠藩僻鄉猶然況乎居大都豪華之窟汨沒乎狂飈紅塵之間大懼失其素守而心亦與風同濁矣今入吾樓者唯有清風而窓下一枕承其颯至不啻義皇上人於是乎倚樓冷眎行道之人蠅營狗苟以徇外物譬猶眩顛倒乎塵風蓬勃之間豈不大可憫也哉余濯靈府以清風舒幽矚以愛嶺禽花雪月以助其清書畫琴碁以養其幽以魏闕爲江湖以澆季爲淳古朝於斯夕於是風斯在側是吾一樓數筵之上而清風之樂足以駕侯伯之尊而上之不亦善乎且余在藩

旣以清風名堂嘗在東武櫻田又以清風名樓其命名之意未嘗不同然後乃今僑寓多年得清風於塵土穢濁之間庶幾不失其素守而永享無上之樂則余之有得於清風此爲寂矣如是乎庸詎知無有聞吾樓之清風而爽然自失濯其穢濁而清其靈臺者乎

浮翠樓記

浮翠樓者黃巖國岡山府中村某之所居也介我弟侗庵需記於余余不詳樓之沿革嚮背之由想其對樓之山浮翠來映可以怡顏樂志者是名樓之故也

外是而余將何言。然而余祇役東武，過岡山者屢矣。其俗富而不汰，其民敏而好義，土地闢田野易，廬井有伍，狩獮有時，泮宮之制，文武之教，洋洋乎風靡剌國。其烈公之遺烈，與熊澤氏之功，至今而猶存焉者乎。於是慨然仰高山於千古，而嘆余生之不辰也。聞就其府下士，而窮問其制度風尚，大都率由舊章，不敢荒怠，乃蹶然起曰：有是哉！岡山之治之美也。夫烈公之盛德，不可尚已。至於熊澤氏之爲人，則學之醇疵，行之過激，或不能無異議於後。然而得君行道，奮不顧身，興利除害，鑿鑿中窾，不欲名于經學文章，而

獨留心於濟世，可謂豪傑之士矣。彼其才志英邁，粗承戰國之餘習，變之以學，而果敢之氣，邁往之識，終非可與拘儒鯁生同年而語也。今也文恬武熙，數百年，人人磨廉隅，落牙角，或冷笑熊澤氏爲偏霸之學，嗚呼！何其不自量之甚也。中村某者，余未及審其爲人，而聞其好學不倦，善與人交，夫好學善交，居烈公之國，而聞熊澤氏之風，不問而其人可知也。今則以浮翠名樓，徵文於人，則其人有韻致，可知也。夫志於熊澤氏之所志，而勉焉不怠，則茲樓之可記者，不止於此也。故余樂爲之記。

觀海記

甲申秋八月游芝海望瀛亭以文會友且觀月也亭
邊海三面豁達形勝秀偉襟懷爲爽旣馮夷煽勢海
若弄權雨如傾盆雪濤連山四顧黯澹兩儀簸盪遠
望海面大槳如蒲小艇如葉駢厠雜遝乎溟渤莽蒼
之間或屹然不動或倏然迸散斯須之頃變幻不測
於此焉月娥潛匿不露纖耀客皆有愠色余進曰何
慊乎夫觀月者無夜無之何必今夜請論觀海之樂
彼觀海者必出王游衍瀆汙厓碕之地然後得騁其
矚眺若夫風波不起一碧萬頃日月是耀鷗鷺浴泳

舟焉桴焉晏然無虞是海之常態也風饕雨虐狂瀾
澎湃若今日之觀者是其變態也故觀其常者未足
與語海也觀其變而後始可與語海已矣君子之處
世亦猶是乎當其常優游卒歲無災無害是順而易
當其變顛沛流離脆疏震撼或確然不拔或翩然鴻
冥是逆而難然則今日之觀變豈不賢於觀常哉矧
於觀月者乎客釋然曰旨哉幸遇風雨以觀海之變
且聞斯言何有於月於是滿坐歡噱乃以風濤爲下
物浮大白無數文思海涌濡毫落紙快如風雨題曰
觀海記以續孟子觀瀾之說

芝庭記

吾友泉子之庭，生靈芝，煌煌之質，休祥之兆，護而殖之，記而傳之，亦徵辭於我。芝之事義，諸彥之言備矣。吾將何言？古者天子有好祥瑞者，則麒麟鳳凰、甘露靈芝之奏，不絕於朝。甚者至有一朝而獻芝萬本者。然當其時，姦邪塞路，咎殃荐至，由是眎之，芝之果靈耶，不靈耶，吾不得而知也。漢有商山四皓，采芝爲食，而不聞其稱瑞。及起佐太子，安劉氏，而芝之靈名亦過於奏獻朝廷者也。吾與泉子同病相憐，自度不能如人，每約應俱謝世遊山，餐芝服求，以效商綺之儔。

而皆有所繫，未果。吾亦冒昧任官，奔走自苦。芝而有靈，應笑我言之不踐也。塗子雖未及遊山，然耿介自守，不易其操。芝之生，實得其所哉。夫四皓雖隱，起佐太子，名傳無窮。今東宮始立，遴選師傅，塗子雖閑退，庸識其不一朝起而傳。儲闈成君德，以顯令名乎？於是乎，芝亦與有榮焉。異乎我之冒昧，徒辱芝者，遠矣。如斯乎，謂之靈物瑞兆可也。

昆平山莊諸記

靜古館

靜古館在榮郡治北二十里，金龍山麓，自華表右折。

穀堂遺稿抄卷三
數十步爲館。岑蔚蒙茸，蒼翠湧瀉。一泓之池，橫貫園中。澗泉注焉。池內外巖石橫豎，小虹架水，松筠櫻梅，蘸色漣漪，雅潔可愛。館不甚廣，而足容十數人。不事雕飾，務絕污穢，澹然無長物。余每出王到此，或澄坐撫景，或酣暢對客，寢訛語嘿，變化無窮。而一以幽靜爲主。然後其樂有不可勝道者。因取乎唐子西山靜如太古語，名館。

蘿月徑

濟東吳川，巨石代橋，水瀲灩流于腳下，入林莽，線路直而微曲，左右松柏篠蕩，覲髮翳日。春夏衆芳掩映。

秋冬紅葉間厠，其間薦蘿紛布，篩漏月影，如金銀之破碎，栖禽時起，草蟲哀咽，有時曳藜步月，行歌不止，雲氣滃滃然，沁我詩脾，加以清颼起乎林樾，四體欲仙，樂不可言，此蘿月徑之勝也。

白雲扉

白雲扉者，靜古館出入之所也。扉側澗泉瀲灩而鳴，注于庭池，庭樹蒼翳，覲髮池石，偃蹇突怒，四時之花，不斷于目，而入扉者，直得之。出扉則竹徑逶邐，不過百步，而達于昆平山道，其稱白雲者，不必常在，而煙披拂，粧點庭池之間，時有時無，所以名扉也。蘿月

經出入之所，亦有扉焉，猶之後門。此無名，姑以白雲扉管轄之。

此中佳樓

樓南面無涯際，眼界之所供，鬱林彌望，青綠如染，林盡爲野，村落點綴，莽蒼之際，都鄙丘陵，皆備焉。觀畢，乃爲南海東肥南筑之諸山，及我肥封雲仙訖羅西南之山岳，蔚嵒繹蜀，煙鬟翠黛，雨雪月花，竒狀萬變，悉爲此樓物，可謂絕佳。因稱曰：此中佳樓。靜古館之游，旣倦，乃登茲樓，以恣遐矚，攬秀挹竒，醉吟娛樂，飄飄乎玉京瑤闕之遊，不外是也。不獨此中之佳，而覺

此外之同。

玉水簾

玉水簾者，在東吳川之上，自靜古館右折，下磴旁圃，行數十步，得二梅樹，樹下卽水簾，自蘿月徑南向，度巨砭，左折，會于梅樹下，川間皆石，洪纖崇庳，起伏凹凸，波浪激盪，其聲窾坎鏗鎔，水成瀑，形如懸玉簾于巖間，竒不可狀。兩岸蒼鬱冥濛，日景蔽塞，余刊落樹枝，使昏者昭，塞者通，而得聖峯之髻，纍然現于喬木之上，又得四老松于其側，然後水簾之勝，遂甲一區。水簾白沙如席，石束水駛疾奔怒，有小洲，容十數

人其上懸崖森布下榻水中浸腳于水又流觴于簾下清寒沁脾不知九夏雪月花亦各有賞而終不若夏之爲愈也

雙峯

雙峯者合聖人峯與金龍峯而稱雙者也靜古之館彌望晻靄絕不見峯巒岡阜之狀迨除穢芟蕪倏見有如人露髻於木末髯蘓所言者乃課童刊落支葉則聖人峯巋然現於右金龍峯挺然露於左竟收翠鬢爲園中物猶五丁之開棧道爽然自壯聖人峯者世傳聖一國師嘗留錫處不審其緣由金龍峯者傳

秦徐福采藥至此至今爲神香火頗盛二峯雖無甚詭異皆嶄巖蒼蔚豬鹿之所窟宅雲雨之所醞釀足稱靈嶽住此者無數而不知有之乃至予始享茲觀豈非天之寵靈耶且其迎我也嫣然如笑其送我也愴然如傷四時之容昕夕之態陰晴月雪奇絕萬變一爲詩料一爲下物使我樂而忘歸者實雙峯之賜哉

彥岳行役雜記

天保五年甲午九月十六夜初午椒裝旣辦乃蓐食出精里原黃二生其他僦從二人槍一人長傘一人

索堂遺集抄卷三
清風堂
轎夫三人荷擔三人道士苦心房爲導出治下東關
猶有賣河漏者過境原神埼天未明至苔野右折爲
間道數里天明登千粟堤行渡千歲河爲久留米封
過瀨下歷城市瓦屋櫛比整潔類都至十丁目憇于
酒亭土人曰近設妓樓延客而頗不振此秕政之甚
者而柄國者爲之可怪既爲野高良之峯龍從邃蔚
四郊豐登禾穗被野有年可慶經府中螺丸二驛屆
吉井投宿此十七日也

十八日鷄鳴上途曙月陰晴不定渡吉井川水波澎
湃舟行如箭是南北筑之界村徑逶邐至九愚宮過

□□鯖江數村山路犖确皆挾溪流曲折殊趣馬瘖
僕痛休憩者數次比午達礫原驛政不脩俟轎夫來
至申牌歷長澗老杉巨檜岑蔚晦冥危險難狀或魚
貫或蠖屈而始得過此間有豐筑之疆界既遇雨露
濡如溺至鹵川從茲爲山麓鼓勇而前石磴高仄喘
汗極窘夜達彦嶽賓館有盛饗夜雨甚今日黃生臨
川流簿原生護輿倒瓢酒盡皆以貪勝耽吟故頗韻
事

十九日未曉雨唱酬就途磴道愈峻咫尺晦冥前于
後喁或俯或昂猶攻城之士志氣邁爽足使山靈畏

縮過中下宮，雲霧如雨，衣初皆濕，覺非人境。中有絕壁，峭直駕宮，攀鍊繩，然後登。如是者二焉。有關門，以大早守關，誰何至上宮未明，護宮僧意犯禁者，大聲呵之。旣識是藩臣來，溫語相慰，前倨後恭，可笑。亾幾天明，蒙霧四塞，擁蔽竒觀，可憾。乃還逆旅，使黃生畫登嶽圖，旣辭去，歷熟路，宿礫原，猶晡，余使奴粧點假山，復課黃生畫。

卅日，乘月行數里，濟川不知其數，巖石縈帶，村落點綴，肩輿荷夢，屢驚屢睡，雲氣霏霏，襟袖皆濡。屆貞嶺，憇焉。有叟年始八旬，舊識面，進醪勞余，厚意可掬。旣徑山野，數十里，爲坦途。過某至松阪，南北筑疆界，又數十里，筑肥分疆。至田城宿，此對州之封，與我藩封接壤，頗富庶。

卅一日，曉發田城，入我藩東疆，轟關未明，過中原，妻多原松林，清楚可愛，訪清幽堂，堂主人，余疏族也。業醫，款留酣暢半日，旣辭，歷神埼境原，治下熟路無竒，唯有豐穰滿目，歌謠載塗耳。黃昏達家，把酒相慶，頽然就寢。

潛窩文草卷三終

潛窩文草卷四

論墓誌銘祭文

王安石論

人之所長、與其所短、每如相反、而其實每相因、不使其所長、爲其所短所勝、然後其長日益、而其短日消、否則反之、何謂相反而相因、人之剛明果斷者、其所長也、其乖戾拗僻者、其所短也、古之君子、深察其由、是以克己復禮、常護其長、而抑其短、有時乎、短者如或賢於長者、而退必自反、不敢偏倚、其小人固亾論已、卽非小人者、亦往往恃其長、而不能不流於短、終

之并其長者失之多爲小人之歸是無他也不能克己不能自反而不自知其至此可勝嘆哉以余所聞其最甚者莫過於宋王安石也安石之相神宗也曰天變不足畏也祖宗不足法也以青苗保甲爲經世急務以春秋聖經爲斷爛朝報斥逐忠良薦用儉邪法令紛更生靈嗟怨四海騷然終釀南渡之禍當時張忠定察其生禍蘇老泉新作辨姦其他以務財利法申韓歷詆安石者比比皆是雖家置一喙不足以辨之然而安石以邁往驚悍之資超然於毀譽得喪之外不牽流俗不顧清議孤立獨斷務期必行彼其

心以爲世之儒生文人不通世務故財利之譏申韓之誚甘受之而不辭若天變之說古之聖人擊鼓馳騫以自戒飭至於後世巧曆之法西洋之算皆洞見其故不差錙銖且漢儒拘拘好論災異而無益於治故安石斷然曰天變不足畏也祖宗之法有當沿者焉有當革者焉如三代聖人之法宜萬世遵守而不可變者也其他則雖祖宗之法有不可不革者焉故安石斷然曰祖宗不足法也若夫春秋之褒貶與奪足以警亂臣賊子而在今日則典籍日多知見日廣不必假春秋故安石斷然曰春秋斷爛朝報也是皆

欽定四庫全書
清風堂
安石之持論確乎不拔八面受敵毫不畏避此非豪傑之士而能之乎昔唐裴度之相憲宗也違羣議而伐淮西滅之唐始中興韓退之稱之曰唯斷乃成秦苻堅之據關中也違羣議而伐晉遂招敗亾今安石之斷然不顧與裴度如出一轍然而一興唐而一禍宋然則其斷也蓋苻堅之流不足取也故余論安石曰其所長與其所短相因之最甚者也後之論安石者一筆勾之或曰大姦或曰巨猾是惡而不知其美者也嗟乎今之天下摸稜不斷萬事憤憤焉得安石其人而果斷之得裴度其人而無所偏倚以一變弊

習之甚者也乎余因論安石而爲之切齒扼腕者數矣

始皇論

坑儒焚書天下之至暴也又天下之至斷也其至暴者萬世舉之以爲鑒戒然其至斷者措而不論是辟於所惡而非所謂惡而知其美之謂也夫坑儒暴之大甚者滅絕人倫雖至斷不足取也至於焚書暴斷相半而其有功於天下後世要自不可掩也嘗試論之書也者載道之器也詩書禮樂之於人所以脩己治人猶之菽粟布帛之不可一日無也始皇無道惡

其害己而焚之，是其至暴而爲萬世鑒戒者也。昔者孔子沒而百家興，莊列之無爲，楊墨之仁義，申韓之名法，儀秦之揣摩，以至白馬談天，陰謀滑瞽之流，熒惑聰明，變亂人心者，雲擾波涌，叫聒不已。當是之時，家置一喙，猶不足辨，在先王之法，異服異言者，誅之罔赦，則彼呶呶者，罪不容誅也。審矣！始皇者，厭其紛亂，恐其議己，故并與聖經而焚之，暴酷之罪，若不可辭。然而至其簡易直截，一炬而蕩然，使熒惑變亂之禍，十省七八，則豈非天下之至斷，而其功不可掩者邪？西土宋元以上，姑措之，明清之學，日就汙下，而製述之富，浩如煙海，梨棗之灾，日甚一日。本邦近世風習相類，邪說小辨之書，汗牛充棟，而聖言日湮，大道日裂，使天下之人，踉蹌迷歧，茫無適從，熒惑變亂之禍，過絕周季。嗚呼！安得祖龍之一炬，而靡有子遺，顧不快乎？於是乎，暴酷之罪，或所不免，而其至斷之功，於天下後世，必有昭昭乎不可掩者也夫。

諫論

世之論諫者，曰造膝而言，詭辭而出，必使主失不見，而諫名不揚，功成乎冥冥，而主享其美，忠也。若夫顯諫無諱，被罪而去，則是暴失揚不明，而無益於事，不

忠也。斯言一出，然後世之爲臣者，深信之。至於見主失而不敢言，遂非稔惡，猶且隱忍，以此藉口，而禍之酷，不可勝道。則斯言之職，爲厲階也。嗚呼！予知其必出於鄙夫患失之心，而終爲亾國之言也。夫諫也者，必由有君之失與不明也。失則驕奢淫泆，不足以範民也。不明則蔽其聰明，而不能以行政也。民不範，政不行，則君不君，而民受禍矣。於是乎臣之論君者，當造膝詭辭，則爲之矣。當犯顏而爭，則爲之矣。當以死諫，則爲之矣。疾徐輕重，唯時之宜，而不可必矣。且夫不諫而可者，固不必諫。其諫者，必由有可諫之實也。

諫之則政行，而民服矣。不諫則政害，而民禍矣。諫之則猶可及，改也。不諫則遂非稔惡，而不可追也。其諫於小者，察其必至於大也。諫於微者，知其著而不可救也。故爲臣之道，無寧諫而獲罪，不忍不諫而見君之遭禍也。彼罪諫者，固非美名也。然坐視其禍，而獨恐名之不美，譬諸人有好盜者，而已責之，恐其不已。聽而受拒責之名，此理之所絕無，而愚夫所不爲也。故曰：其必出於鄙夫患失之心，而終爲亾國之言也。夫人有病，而必藥之。欲藥之効也。君有過，而必諫之。欲諫之用也。或者知諫之不可納，而諫之，亦猶知病

之不可治而藥之也。故爲人臣者盡其心而已矣。言盡其道而已矣。至於成與否者非我所必也。或曰若子之言躬自盡而不顧成否則君孰與爲國。對曰諫而納則成矣。不納則否矣。故諫而不納則繼言之。或罪或去。旣不爲鄙夫之患失。又不爲小人之悻悻。所以使君悔過而遷善也。若夫隱忍不言。唯其言而莫之違。君奴視其臣。無所忌憚。蔽錮日深。禍害日成。於此欲有所諫。不免於噬臍之悔矣。或曰此則然。直諫之流。或觸而怒之。或激而暴之。猶之揚湯止沸。欲損反益。無乃不可乎。對曰諫之道固非一端也。五諫之

說法異之言。從其時而施之。歸於悔過遷善而已矣。昔比干諫紂而割心。是知不可不以死諫也。茅焦諫秦皇而見聽。是宜必死而幸免也。故當其時則死猶不足言。而違其他乎。且以秦皇之暴。猶聽茅焦之言。縱使當此時。咸陽之朝。皆如焦之直諫無諱。而一無斯高諛佞之言。則安知不變秦皇而爲有道之主也。邪然則諫而愈甚者。是桀紂之主也。夫以桀紂待其君。而隱忍以固寵。則亦何所不至乎哉。故臣不可以不諫。而其諫也。不可以不思盡其道。是故諫者有三不行焉。訐而不誠者。諫不行也。拗戾而不通者。諫不

行也。沽激而近名者，諫不行也。又有五不可焉。不明於治亂之機者，不可以諫也。溺乎愛憎者，不可以諫也。優柔而不斷者，不可以諫也。拘於成敗之數者，不可以諫也。好揚人之非，而惡聞己之過者，不可以諫也。

中村助教墓誌銘

藩之儒先，釋褐外公，授徒最盛。歿而人最思慕之者，蓋莫中村士德若云。士德之歿，門人武富本多二生，持狀泣來，請不朽之。余辭不可，輒欲屬稿，而胸塞作數日惡，遷延至今，不可以已。乃按狀，士德名咸一，通

稱一之助。以安永六年丁酉九月六日生於肥前藤津郡嘉田邑，因號嘉田。又號白崖。世爲西門鍋島氏家臣。父諱慶明，善小笠原家，容爲邑宰。母吉牟田氏，方娠，夢梅實盈懷，家赤貧，恐不能育，謀墮胎。又夢有神指腹，驚覺乃止。君生而岐嶷，自髫髻好讀書。父獲罪居鹽田邑，貧滋甚。從姑來勸負販，君寢適覺，嗔曰：「吾豈爲賣菜傭乎？」因大哭，乃輟其事。父母察其篤好學，使入鹽田鄉校。風雨上學不懈。君深傷父母爲己艱窘，每寒夜浴水，祈神進學。其篤摯如此。旣父罪白，從主居藩治下，君始入國學，師事先君，學益進。寬政

七年命寓國學掌詩文局文化元年以學行特異賜銀君在學研精罕比諸生誦讀率至夜半君乞其燧膏點火往往徹明嘗患瘧端坐誦易乾坤二卦乃愈五年夏六月泰國公莅學君以家臣講經蓋特恩也十一月君擢爲槍隊士以其弟慶添嗣父後以武聞十三年陞列士籍拜國學教諭文政八年遷助教移住官舍十二年冬十二月命世祿君爲人方正強毅嗜義如慾好趨人之難經學宏深味腴漱芳其論經旨力辨謬誤剖析錙銖八面受敵擘劃痛快莫敢抗拒子史百家採摭精華要有所發明其論文宗大

蘇論詩祖少陵而別開生面不事模擬如其小作或不免齜牙而至於晚年則渾涵雄潔絕無卑芥氣使世之枵腹綿力者爲之羞縮而逃傳容家秘於父其徒亦盛君音吐雋朗動作據禮其教導嚴謹誠慤自貴戚子弟以至市井草莽納贄稱門人者無數皆受其陶甄沒身感戴稱道先生不衰君平生不好行游唯家居獨酌好檢文字至得意處擊節賞嘆常以此爲樂方國步之艱世皆輕詆儒者爲無用君獨能彌縫不倦維持風教其文風不墜生員不減無爲國恥者君之力也天保元年閏三月公襲封就國莅學

試文武士特召君講經賜儀服爾後屢蒞學君時患舌疽力疾服勤既病遂篤九月十二日終不起春秋五十四內外賜銀若干葬於治城北郊宗智寺君娶妻副島氏生一男一女男曰和一嗣女猶幼所著有花竹堂文抄及經說隨筆而散佚者頗多云銘曰余嘗取友於天下未有若君舊而親長我一歲相爾汝每服君志氣絕倫有時論事或不合退而懽然爲情真見君終始典於學愧我童習而白紛噫嘻嗻嗻輕薄子傳沓背憎嫌成美自非聖哲不免譏余獨許君千古士若曰不然觀之碑令聞令德永可紀

祭賴子成文

嗚呼文才之難旨史腐令而下獨推韓柳歐蘇彼褒然稱名家者世不乏其人而其膾炙人口犁然中心者天壤之間豈易得乎哉以支那四百州之大猶且如茲則在我秋津瑞穗之州厖厖罕逢胡足深怪神武以來且措不論逮德河氏之龍興惺窩作倡林氏繼起既而新室伊物之儔翩然駢出樹幟劃溝帝制自擅然而大業盛事委靡未振以有待乎後人之闡發之也至我子成文才天授別開生面文宗八家而不承其範圍詩步趨宋元而不墮其圈套

胸羅四庫之書，巨眎細眎，絲覈臚列，故其發而爲詩，
爲文爲史策，竒正萬變，波湧電發，操觚之徒，相顧失色，
加之潛心。皇朝網羅今古，理亂之原，沿革之由，莫不窮究，
而欽崎歷落，拔戟成隊，其在京最久，文名巋然，衣被海內，
讀書子仰之，猶瑞星祥雲，間有毀譽不公，旦評變亂，而隱然執文壇牛耳者，數十年，莫敢或爭，若其外史新略，通議樂府者，實神武以來，創見之書，
而其詩篇及雜著短章，悉備大家手段，其或恃才揮霍，未歷鍛鍊者，未必無之，而細瑕小疵，未足以訾議也，要之本邦自古及今，於詩文二途

未有駕而出其上者也，書畫雖其餘事，亦優入神品，可謂文苑全才，藝林鉅匠矣，余交子成，垂三十年，其間久離暫合，不可勝數，而其合也，未嘗有淹三日者也，唯其臭味相合，而嬰懷最甚者，則去年嵐山之花，鴨河之水，抵掌罄驩，以爲千歲奇觀者，宛然在目，而遽爲永訣，且通議之評，酬其深囑，而生前不達，冥冥之中，負茲良友，胡天道之無知，不慙遺伊人，以福天下，讀書子而奪之之速邪，余將過三株之里，弔其遺孤，閱其文藻，覩物懷人，以侑薄奠，哭知己於九泉，而官守有禁，不能自專，姑陳哀辭，以代躑躅，嗚呼哀哉。

潛窩文草卷四終

